行狀 碑銘
諡狀
墓誌銘
墓碣銘
墓表
息庵集 十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二目録

行狀

諡狀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二

行狀

亡室孺人李氏行狀

亡室孺人姓李氏系出璿源廣平大君諱璵之後卽今原任右議政完南府院君諱厚源之女妣貞敬夫人光山金氏卽世所稱沙溪先生諱長生之孫而贈右議政吏曹參判諱槃卽君之外王父也崇禎甲戌完南公守益山以閏八月十一日生君于郡舍其生之月日與完南公同公奇愛之逾諸子君自幼天性聰慧端潔而完南公素方嚴金夫人有話範其得

之乎閨庭爲多七八歲已自持以處子足未嘗涉戶
外縫剪尺札能不習而工十四而歸于吾家事吾祖
父母吾父母能盡其禮敬久而不懈吾祖父母吾父
母亟悅之曰是甚賢眞吾婦也尤能善處乎娌妯姊
姒之際終始無毫髮間宗黨亦莫不稱之以爲賢吾
家內外姊妹甚盛每於燕日相聚會與語或不能不
及人長短君則嘿然終日吾偶謂之曰君胡獨不言
君曰吾身之未檢安能檢人或見諸釵珥珠玉之飾
坐者咸爭傳以爲玩君則退然未嘗一近其手吾復
謂曰君胡獨不玩君曰非吾物也無欲之之心故不

玩吾自聞其語不覺有愧色歎其識之卓也君侍居
于吾父母未嘗拆其產十年如一日於內治之能盖
無自而見也然待婢使恩而善燭其情僞及君逝而
發君之舊篋凡衣裳羅帛之屬襞褶必整焉而無一
有汚綻凡珮飾器用之屬理頓必當焉而無一有龐
錯以至於絲絮書牘之微藏匧秩然而手皆爲之籍
吾於是始又有以知君之能有婦功也如此初君久
而不字至前歲之夏始有身其秋余復擢進士第一
一家咸豔稱之以爲慶月旣踰而未分猝得疾日奇
在床席者二十二日而遂不起君於是乎卒無子矣

噫痛矣君逝之後日余往謁完南公相持而哭哭已公垂泣謂余曰君婦之賢與否君能自知之然亦有未必盡知者矣女嘗自君家歸而見余也與父母兄弟言未嘗一及舅家事余故詰之者屢矣猶不言此恒婦女之所難也吾愛吾女固甚然以是而猶益賢吾女君豈嘗盡知之乎已而復泣謂曰吾嘗詔吾女曰汝生吾已顯稍長吾復貴旣嫁而大舅位三公舅亦爲時聞人官宰相矣吾觀吾婿亦非沒沒於世者是汝將幼且長長且老於貴顯之門世未有如汝福者惟恭惟謙可以持福惟以是期而以是誨也夫豈

意今日之哭吾女乎言已而愈益慟噫痛矣君禀資既粹而又有賢父母之教如此其賢也固宜以君之賢宜足以享壽祿以綿乎餘慶而今一疾而遽不淑年僅二十五既無位又無嗣續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君與余同年月而生後於余纔六日而其卒以戊戌五月初一日與余居者歲僅僅十一周焉噫痛矣何其短哉生之同者既幸矣而盖又冀其同逝百年之計其竟至於此乎壽而且位縱未可期苟幸而復延一二十年庶乎甘旨雛彩婆娑嬉戲以同承吾祖父母暨君親遲暮之歡而布衣鹿車左對右顧隨遇而

相安者盖亦吾與君平生之志也乃今無一遂焉而
使兩家垂白之親慘然帶麻嗷嗷乎哭君之亡此皆
由吾殃釁君其於命乎何哉吾嘗聞日者言吾命子
宮多煞今君方娠未娩而逝吁殆亦斯之驗矣卜其
永宅得於楊根牛川酒谷里負丙之原即吾祖父母
夙昔所築室處也將以其年六月二十四日葬焉因
念古者婦人之葬亦必有壙誌以諗于後其待人以
銘者若退之之銘扶風夫人永叔之銘梅聖俞之妻
是也其自錄其事識焉而已者若柳子厚之銘楊氏
李獻吉之銘左氏是也今君之遺行旣足以銘其葬

又近余故於是略書其槩以爲狀盖欲以倩銘于時之名能文者而如不果也則將自紉其字以納之壙中焉吾金氏系出淸風其詳在家譜故玆不載

平山府使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厚培字仲固　英廟之昭廣平大君諱璵之後廣平有子曰溥事　文　世　睿　成四朝有高才茂勳爵人語曰文有永順永順者其所封君號也是生諱嶸封淸安君是生諱千壽封定安副正是爲公高王考曾祖諱漢白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仁健才山縣監　贈左贊成考諱郁鳳山郡守

贈純忠補祚功臣領議政完山府院君妣 贈貞敬
夫人長水黃氏光 國元勳長溪府院君廷彧之女
翼成公喜之七世孫也公以萬曆甲午十一月二十二
日生幼秀異不凡從祖峒隱公特奇愛之及長從伯
舅獨石黃公學未幾黃氏禍作公驚憂離疾因自廢
者十餘年丙辰遭黃夫人憂廬墓持制如禮己未復
守議政公喪如夫人喪會光海主昏虐日甚 仁祖
入靖內難公與季完南公俱布衣與義謀別錄功在
從勳之首超六品授副司果甲子扈 駕公州除廣
興倉主簿尋改司憲府監察不拜丙寅除司饔院主

簿出爲陽智縣監戊辰以討 柳孝立功超拜安城郡
守初孝立等謀爲逆亂期日已急許陽陵禰將以難
告遺竹山人黃緝及其姪選先詣公語其事公方省
墓在廣州徑馳入城見洪相瑞鳳具道緝等所上變
書狀且趣與諸元功議已而緝等繼至遂逮捕諸賊
咸伏辜是日微公能燭幾首發其謀事幾殆始定功
次寧社三等後因言者攻斷公力辭曰緝選之方
耳吾何有焉聞者益韙之尋以事罷辛未通判全州
甲戌棄歸冬拜戶曹正郎乙亥拜刑曹正郎尋出爲
義城縣令丙子冬金人大入 上出狩南漢公聞變

慨然雪涕自引縣中兵北上勤　王丁丑五月至忠
州聞敵已退乃還時士民之避寇南歸者相屬公日
計口分廩時設酒具食相親接叙款曲以慰其喪亂
其有告去者輒厚賙慇懃以遣人人皆感其義而忘
其流徙戊寅罷官歸鴻山庄舍爲終老計庚辰起爲
世子翊衛司翊衛移掌隷院司議又遷戶曹正郎李
公溟久判度支所選郎僚多才吏及公至悉屬公曹
中事尋誤坐失直罷辛巳復拜戶曹壬午拜礪山郡
守秩滿遞戊子拜亚　山府使踰年以匪辜罷公爲吏
明幹惠而有威所至輒有聲每諸郡邑有事旁午宰

輒視公以爲法宅郡訟獄多聽公以決公尤善於辦
理能劑量歛散倉廒常有羸蓄雖賑贍多方而經用
不乏之於民必先施寬恤務在興化利生而常以嚴憚
下吏尤痛詆豪强以法至有移之宅境者洪相嘗曰
若某當任之方面非百里才也公性堅固有操執少
得奇疾能善自攝養中歲氣力强剛踰恒人辛卯六
月十五日卒患臟風不起享年五十八以是年某月
某日窆于廣州光秀山午鄉之原自廣平至公八世
皆葬於此公早喪怙恃篤於友愛者光相宗嘗致其
誠睦婣之誼施均疎戚慶恤幽嘉嘗盡其恩每念完

南公疎於生業嘗爲之經紀如其家歲時問遺嘗從親舊窮孤者始而一不及貴近人有遭禍難者輒傾貲財救之若饑渴然而素自持廉白其出入內外仕宦幾三十年重指田宅一亡所增益及公旣歿二寡妾徃徃假貸不給而弱子稚女孑然無憑依一家親族咸出力資遺然後始得成婚嫁嗚呼玆亦可以觀公之操也已公娶沈氏女生二子長曰迪先公一日沒次子其季未冠而夭公嘗命庶子斗益爲公祀側室子三人一即斗益一斗命一斗實女四人梁禹濬哨官邊尚一成後曾其婿也然尚有一女未嫁者

諡狀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陽坡鄭公

諡狀

曾祖惟吉左議政號林塘有文章德業

祖昌衍亦左議政當光海政亂守正不撓杜門七年及癸亥改玉首還入相府

父廣成知敦寧府事早歷華要至亞卿晩退田園朝廷特除刑曹判書辭讓詣京師而卒不就職妣貞夫人黃氏昌原大姓觀察使謹中之女

公諱太和字囿春自號陽坡系出東萊東萊之鄭其

先顯于麗者自左僕射穆始入　國朝有官藝文直
提學者曰賜賜生叅贊蘭宗是事我　成宗有文武
才幹樹績內外策佐理勳判吏曹事卒謚翼惠翼惠
生領議政光弼定相我　中廟嘗力救己卯士林北
門之禍語在八賢傳卒謚文翼自文翼至公爲六世
出四議政一尚書愈顯愈大惟公之高祖福謙官止
江華府使未顯卒亦　贈領議政曾祖林塘公相
我宣廟祖議政公又繼相我　仁祖而　仁祖之褒議
政公也曰卿之宿德仰慕久矣其褒敦寧公也亦曰
在昔昏朝戚里驕恣而卿家獨終始謹慎無所染汚

此子之所敬歎也蓋光海時內戚諸姻者於議政敦寧二公俱爲舅甥中表之親驕奢迷 國以覆其族而二公父子兄弟獨皎然離垢以自疎濯免亂邦之災得 明主之獎其檢身守家爲一世所法式不獨以爵位顯而已公生于萬曆壬寅幼有異質舉止不凡方五歲時有華人從詔使在館者善相人見公於街上指謂曰此眞宰相骨法也稍長受書不待教督功大兼人爲文詞敏暢嘗赴癸亥解圍谿谷張相國主試事得公表策大異之並置高等甲子中司馬戊辰擢別試文科與仲議政公致和同一榜一世榮之未

分館卽爲假注書時有宋臣稱者以諺書上急變大
臣諸宰咸會賓廳以其書授公謄譯公秉燭索紙於
其語意之難形俗喭之易訛者悉翻以文字無漏失
頃刻寫十數紙纚纚不休諸公咸嘖舌奇之曰鄭門
又出宰相矣冬隸槐院權知正字已入藝苑自檢
閱陞奉教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又自奉教陞典籍
移禮曹佐郎入諫院爲正言庚午錄玉堂九月出監
通津縣翌年夏以漕船敗於縣境以例罷冬叙拜正
言壬申由修撰拜吏曹佐郎時有識者皆以爲器識
如鄭某不黨如鄭某而不以畀銓筆則是無公道也

遂先祖公入銓復兼醫學教授校書校理侍講院司書皆極選也時鞫獄頻起情疑百出大臣又甄辟公爲問事郎蓋重公才也癸酉由校理移獻納尋還吏曹陞正郎兼知製　敎甲戌華使之來儐使辟公爲從事蓋重公文學也又自吏曹陞議政府舍人歷副應敎司諫乙亥爲輔德移司憲府執義而如春坊則俱兼弼善輔德如成均則俱歷直講司藝司成如禮賓掌樂濟用司僕諸寺則俱爲正時西憂日深　朝廷置元帥以備邊公又見辟爲從事丙子春敵人持國書賀我我據義斥之釁怒益甚朝暮且被兵而臺

諫日以分黨搏擊爲事公方爲執義 遞不與曰無
挾自大以空言僨事臣不爲也論者韙之至十二月
敵兵果猝至公聞報卽請　闕辭赴元帥軍中　上
特賜櫜鞬公獨與數三褊裨西馳敵鋒已前逼碧蹄
公從間路遶出得抵元帥所在仍從元帥引兵東上
進次兎山卽丁丑正月初四日也翌朝元帥會諸將
議兵所向公曰今計惟急提兵赴京城分步騎或據
于南山或藏于宮城取江倉之積粟發閭閻之儲穀
以續軍食則餽餉自足兵勢自張敵之圍南漢者亦
必驚疑却顧庶有圖功之便矣中軍李公浣在坐罷

然喜曰從事所言與吾見合矣然諸將皆欲避遠敵
陣曰此非萬全計也方爭論未畢哨騎急報曰敵兵
大至犯前軍矣俄頃之間賊已直擣元帥所駐館舍
旗甲閃鑠鐵馬騰突如潮擁山至一軍大亂元帥蒼
黃跳去其餘人多門窄擠塞不能出賊見我軍崩潰
遂進薄墻外飛矢如雨亂著於窓壁之間公倚柱蔽
身以避其鏃且諭衆曰此館之外皆是賊騎汝等雖
出門今萬無一生理寧與我保此墻垣以砲以射則
賊不能易入賊不能易入則生亦可冀也皆曰諾於
是乃臨墻列砲射申約束決死爲戰賊將從西隅短

墻而入公命斩退立者督火手益放丸賊多中丸死
至夕乃捲退公出訪元帥於山谷之間收餘兵以歸
之元帥大慙服公尋以元帥令南巡列邑以益召聚
御營軍之散亡者逋卒聞有收集之行皆懼抵罪徃
徃群聚爲梗關弓操刃若將相害者公從容諭之曰
汝等若從吾言或隨吾行或徃赴于元帥軍中則自
可轉罪而爲功今若奔避叫呶欲肆違逆禍難既定
之後汝與父母妻子皆將不免爲碪斧之鬼汝等其
反以思之逋卒始皆感悟多願從公者行到淳昌郡
夜半邑里驚擾有郡吏奔告曰主倅恐被土賊之害

願與從事同避公曰此不過散卒懼其徵發爲作變
狀非眞欲害 朝廷命官也我當待天明作行耳仍
就睡及曉則亂兵已散矣二月初道聞 大駕出城
講和卽馳還拜執義移司諫又移輔德將趣裝入侍
世子於瀋中 上特諭政曹曰鄭某闇有才局其留
改本職六月 特旨除忠淸道觀察使仍 命卽其
日開政下 批辭陛 上召見謂之曰聞卿兎山之
事心甚嘉之今授卿方面之寄卿其盡心公感激殊
遇殫其誠赤唯先意寬民以收其覆敗餘燼一路賴
以復蘇戊寅夏以親病陳疏 上詢于大臣始許遞

拜同副承旨未還移吏曹叅議八月兼備局槐院副
提調淸人有松錦之役徵我兵未集遂大暴怒遣其
用事者將責我以失期　上憂其僨遂　命公毋拘
資級爲接伴西下而待之賴大臣自詰瀋中事得已
公還呈告乞遞三度猶不許十一月請暇歸覲時右
僚皆有故不得開政政院請先召還　上猶軫公求
覲未久　命且止勿召皆異數也己卯始遞吏曹移
禮曹又除同副承旨移兵曹叅知又移戶曹又嘗除
水原府使以病不得赴庚辰　特旨除漢城府右尹
四月拜大司諫尋以備局薦除平安道觀察使時淸

人旣遲志於我猶疑我怵我哄喝萬端而 世子及
二大君俱羈留瀋館受氈酪之耻其月朔齋送佐饔
膳服御者責在道臣公卿宰執及兩司諸臣送詣龍
灣俱俛首受査其館饗賓价公私支費又責在道臣
而其間又有機事急而關係重者亦惟道臣相幾周
旋公自受任竭智殫慮隨事制變旣不生釁强隣貽
辱 本朝而事係征調又皆從府庫辦理而已盧井
之役未嘗一煩於兵燹之餘民當是時論前後任西事
者皆推公爲第一焉一日龍將至灣上又急召大臣
諸宰大肆咆嚇仍坐索三千金於公公堅拒不許又

求於大臣大臣取諸度支而予之 上聞之使內使
諭諸臣曰彼所發言監司獨不驚懼予以得此人爲
喜耳灣弁崔孝一者州之大豪也嘗受罪於主將林
慶業遂全家浮海歸明朝時以書相通問本州諸豪
將以某日送船以迎諸豪諸豪則又將以某日盡發
一州士民縛取府尹李敏樹從海路內附約誓已定
矣先二日令領相許公積時以管餉從事留灣覺之
急韮書告公公發書西馳一日夜行五百里召許公
爲備禦計翌朝龍將與鄭譯命守突來見公大詫曰
方伯之先到是何神耶且出一赫蹄列書與孝一同

約者姓名三十餘人謂公曰急捕此亂民以靖一州
盖州豪之定期通書以報孝一者先爲清人所得公
念不除此屬則無以逆折奸萌若盡除此屬則亦無
以慰安邊疆遂密簡有州望者諭令先避而後發卒
捕之是時微公能炳幾先以赴事會以弭禍亂則事
幾殆壬午春以病辭遞拜同知中樞四月移戶曹參
判未幾拜慶尚道觀察使於其陛辭也 上復引見
慰諭曰卽今南事且鄭太得不須卿重勞十月清將
偕我 世子出來鳳城將問我通信大明事並召諸
公卿以下任事者急來赴查公亦在應查之中 上馳

遣宣傳官以密符召公公竭蹶入京 上憫公以國
事就危地特賜白金五百兩他物稱是公離京又六
日而到鳳城先是公在關西也 上密與一二大臣
議悉陳我 國爲中朝本情及亂後事勢纂書辭具
册揖從海路遣之內則崔完城主其事外則獨公掌
之廷臣莫有知者公初選海良慣於察舵之役者厚
廩妻孥多造符驗爲約而遣之曰若爲淸人所譏獲
者必應之曰發某邑指某邑遇風某地幾日至某地
所載者其色某品也又作狀達于濟館曰我人載某
邑米上京不幸遇風失其所向若漂到於上國地方

者請搜而還之　世子仍言于清將未幾一船果見
獲船人辦對鑿鑿一與公所達無差遂免我書旣入
中朝明天子大加褒賚登萊軍門亦遣差報謝船泊
於宣川公馳送一裨持書令府使李烓厚給資糧而
遣之至是清人又執烓行威暴索得公抵烓書公旣
至清將出公書詰公曰誰所書公答曰吾書也給漢
船糧者誰也曰吾也不捕送六朝潛相賚與者何也
公正色而言曰吾　國於漢人豈忍捕而殺之只逐
其船使勿近岸而已第此船無糧不得糧則必不退
不退則將爲大國所覺故予之糧而急遣之此吾罪

也方公之抗辨也辭釆侃然音聲如撞鐘在外者莫
不聞聞者莫不灑然淸將亦義其言且以公書及所
對終無受 朝廷指揮之語遂緩其事事竟得釋丁
二月還拜刑曹 叅判移都承旨癸未春淸使至公爲
遠接使還復拜刑曹移兵曹甲申三月沈器遠謀逆
伏誅辭連懷恩君德仁賜死德仁女在瀋中爲其國
人官妻淸人聞我 國有變遣急使問之公復以遠
接使西下大臣亦將往中路迎之 上謂之曰彼雖
有問儐使善於應答卿但依儐使言可也還拜同知
中樞移大司諫未久爲吏曹叅判兼同知成均館十

月由禮曹叅判擢拜戶曹判書移都憲又移禮曹判
書丙戌秋 上將親行會盟祭喪亂之餘文簿散佚
舊儀無徵公手自考據酌古今禮爲儀註及其日導
上行事進退興俯咸中度在廷百僚莫不聳觀是後
自禮曹移判刑工又移都憲而春秋 經筵賓客內
局尚方俱前後所兼帶也丁亥二月初與枚卜冬淸
使至公四爲遠接使戊子五月拜吏曹判書有才器
實合此任惟賢是用之 敎己丑正月大拜議政府
右議政累疏請攺新 命有有才有德允合輔弼之
褒盖公自丁丑以後尤受 上眷任宣力四方以勤

王事遭離艱虞績庸愈著遂進膺台鼎之 命而年
猶未艾知敦寧公暨黃夫人又俱無恙優遊田園以
享晩節榮慶爲一世之所豔稱公旣出仕仍請暇歸
覲 上令本道優予食物以侈之三月差謝恩使赴
燕西行之日 上遣中使宣醞於 慕華館令子弟並
參異數也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還到鳳城始承
凶聞旣反 命於 殯殿 孝廟仍命公爲摠護使
時黃夫人自鄕遝京第有寢席憂公陳情乞免八月
陞左議政其月遭黃夫人喪庚寅春北使四起狎至
大肆嘖言繼求婚媾 朝廷震駴 上欲起復公任

之大臣亦有援金華無避以爲證者　上遂命公釋
衰拜左議政遣承旨敦勸公備陳喪禮之不可壞
國體之不可損䟽五上　上爲寢成命至辛卯十月
上問承旨鄭相家終制當在幾日耶仍諭都承旨尹
絳曰國家多事此時大臣安可一日間往卿須言於
鄭相家俾速行禫事可矣服闋卽拜判中樞府事十
二月宗室海原令瑛進士申壕等上變告金自點謀
逆鞫獄日急　上卽拜公爲領議政仍趣公視事
上每親問罪因必詢公而後乃决公亦慮濫及無辜
累陳罪疑惟輕之語　上輒嘉納之罪人有將施烙

刑者公進曰炮烙者紂之淫刑後世人君無以此施
人者惟我　國於治逆時用之然終非人君所宜臨
視者也　上爲之動容入內次避之一日將鞫罪
囚之已欵服者摘其黨與有一掌鞫事者使問事郎
論罪囚曰汝所言者只是武弁何不並告文臣耶公
進曰此問非矣毋論文武只問同黨可也豈可令罪
囚舍武而告文乎　上曰卿言是又一日憲長論
啓統制使柳廷益有孽妹爲自點妾最爲親密不可
置重任　上顧公問曰卿意何如公進曰廷益名不
出賊供若以疑遞廷益將人人自疑矣　上曰卿言

見古人豈不曰推赤心置人腹中乎先是邊上紀爲
水原防禦也臺諫劾士紀本自黥所卿莫不宜使掌
重兵諸大臣憂其激上劄請稍務鎭靖及自黥獄起
士紀亦誅有以此侵凌大臣語至不遜者 上震怒
曰予觀近日事必將有藉手此獄以逞其伐異之計
者也公仍進曰自黥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入
於其門乎若以平素相諳並勒加罪案則臣恐 朝
廷無一完人矣 上曰鎭靖之策專在大臣予與卿
旣有所堅定則雖有喜事之人安敢肆其志也於是
乘時求逞者始大沮而人情遂安矣壬辰正月請歸

覲 上特遣史官諭令早還三月 上以旱爲憂公
曰人命多死則其後必有旱暵之災今新經大獄其
間豈無寃死者乎卽令囚繫亦多宜令該府趣速稟
決 上卽命令吾處因夏兼內局御營司譯院都提
調十月公弟萬和登第公陳疏乞暇榮覲 上特諭
曰念卿悅親之心予有感于中仍 命本道給宴需
時仲議政公爲畿伯遂陪公偕往人尤以爲榮癸巳
三月公猝有左癱之疾 上聞之驚憂趣御醫診視
且繼藥物問遺交道公上劄求免 上諭以臥閤論
道仍命籌司堂上持公事就議公又辭不許 上將

親祀 大廟公以病未隨駕乞遞本職及 局提調
上又不許復諭曰卿之病根不輕決不可任情出入
今此舉動其勿參四月 上候未寧公如遞內局之
任仍力疾強起扶掖詣 闕 上下教政院曰明朝
問安領相若來則必致添傷須諭予意俾勿入公承
命隕越自以病不甚深敢廢 起居之儀 上又申
前教懇諭至再聞者莫不感歎六月清人有諭幣
朝廷將別遣大臣而謝之公以次當行 上特命以
儀賓充上价蓋 上方倚重公不欲公遠出且知公
有老親在堂故也公遂上疏陳情求免 上慰諭備

至十月聞知敦寧公微示憊請歸見郎給馬　下教
于政院曰領相有親病其所須藥物令內局問給十
二月請告　上優批不許仍　下教曰近緣國家多
事使卿不得定省以時常有瞻雲之懷予心惻然竊
欲勸卿將父上承以盡人子之情而專心國事也一
日　上問近臣知敦寧其年幾何仍即　下教曰鄭某
年迫八十國當有優老之典况以大臣之父其可無
推恩之舉乎宜令該曹加資變品又　下教曰鄭某
久在鄉曲道里隔遠領相不得以時定省每切思親
之念其可　專心於國事乎仍諭知敦寧公赴春和宅

京日俾父子之情以副乎望二月知敦寧公來住郊舍 上聞之喜以徹御饍送于公以供之四月知敦寧公捐館 上震悼急走人問何遽至此爲致賻特優又遣中使致弔 王世子亦遣內官來弔公自遭鉅戚遂有疾病 上輒使人問輕重且續賜珍劑至八月 上使內使齎魚腊諭之曰年衰草土非藥餌所可扶病不從權非孝也卿雖自輕奈國事何仍飭內使必進公盡桂之滋而後乃復 命公號泣承命其夕又 命飭家人必繼常饌藥物 御饍之賜無虛月或月二三至 上招柳後聖 下教

曰如可療鄭某之病乎不惜千金之藥須盡心深思
必得當劑以 啓有軍國大事則 上輒令籌司堂
上就議於公公皆辭謝不敢對及申六月服闋翌日
拜領議政卽遣近侍諭以亟出旣謝 恩命宣醞又
命醉酒入侍曰國亂思良相卿今出仕可以共議國
事矣時 上爲奉 慈懿大妃將搆一殿於昌德之
西設修理都監公爲都提調一日 上令都監諸臣
入審殿基戶者以近 大內悉呵止傔從於是內侍
引公及諸宰由後苑以入 上先御別堂以待之公
蹴踖將退 上令內侍趣之曰旣與諸卿偕入雖無

承旨史官又何嫌耶仍屏左右從容論國家大計設
饌置酒 上親舉杯以侑之各 賜佩刀條帶以出
戊戌四月 爲司僕提調公上劄力辭以大乖政例二爲
請 上猶不許六月始遞政府移拜判中樞尋陞領
中樞十二月兼 扈衛大將己亥三月還拜領議政
公當 孝廟在宥之日十年之間再以憂去而制畢
則輒還政府三爲上相任專禮隆他相莫敢望公之
爲相也常以遵守 祖宗法制爲務尤不喜建利興
事惟事至而後應機發而後動而亦未嘗後事而失
機蓋其明智敏識實有能灼見於機事之先者故其

卒以潛周黙運劑量恒變以之鎭朝著而利元元普
爲尤多常以君臣上下內則一心共力外則泯其形
迹爲自强之本以　上之待下也勿先億逆其偏黨
惟先察其事之是非爲去黨論之要道尤眷眷於刑
獄之或濫大理當死之罪必請取服而後斷諸道抱
枉之獄亦令遇災而再讞而其他造滕之語削藁之
辭多不能盡載云五月　孝宗大王昇遐三司諸臣
請行群臣經杖之制　王世子有議大臣之命公以
爲曾於巳丑已有此議而臣於其時敢陳愚意者只
爲　國朝久遠遵行之制不可輕改也今亦與前何

以異乎時　慈懿王大妃當爲　大行制服而　國制曰子朞該曹將據此定以爲朞矣或有言朞非禮當爲三年者宋時烈以贊善在廷又引儀禮賈公彦疏中四種不得爲三年之說以擬之公聞之揮手止時烈曰古禮吾所不知今用之者　國制也吾則唯當以　祖宗朝所已行者爲對耳該曹以服制事來問公遂與領敦寧李景奭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原平府院君元斗杓同獻議曰臣等雖不曉古禮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爲朞年之服　王世子遂命從大臣之議　顯廟旣嗣

位公以院相仍留政院至公除乃出庚子掌令許穆
始疏論 大妃朞服非古禮請行三年之制 上復
問于大臣公以爲 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大王
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必有已行之禮請皆考
出 上依公議考之實録則 貞熹實行朞年之制
文定事無徵禮曹請議大臣公引咎不敢復獻議而
只請廣詢于入 侍諸臣諸臣又皆以爲宜從 先
王已行之制五月右議政元斗杓上疏請行三年之
制仍復問于李惟泰沈光洙許厚尹宣擧尹鑴等諸
臣則諸臣所對多游辭不明 上遂置之秋復兼御

當都提調辛丑夏爲司饔院都提調大臣之兼廚院
特教也前判書趙絅上疏論禮且言尹善道無罪憲
府方請罪絅公與僚相入 對陳絅不可罪掌令尹
飛卿引避斥公至詆之導 君父啓覆諉邪公遂上
劄乞免復呈告累月至閏月始許遞付西樞時宋時
烈因趍哭 孝廟再祭至京謂 上引罪自陳大喪
之初臣始發四種之說鄭某聞即大驚以爲不可用
到今思之其人之先見不可及也十二月復拜領議
政壬寅七月以進賀使赴燕臨行 上解所御貂裘
予之又 命中使宣醞於慕華舘使子弟入叅如已

丑舊事十二月竣事還朝癸卯秋前掌令許穆請册
封 元子以定國本 上命議于大臣公獻議曰
元子誕生之辰卽國本已定之日告于 宗廟百僚
進賀設科取士八路同慶舉國人心莫不欣戴則此
疏所謂國本未定之說實未曉也册封於孩提之年
雖有明朝舊例至於我 朝未之聞焉似當以 祖
宗之依行者爲法 上是之乙巳夏 上沐浴於溫
泉公隨駕往返後當入 侍言于 上曰夫閭閻疾
苦稼穡艱難此人君之所當知者今 殿下於頃日
行幸始見農畒村閭蒲茅襏襫之狀想必有惻然垂

矜於　聖慮其於察民隱寬民役亦必有倍於前矣
卽今　元子養在深宮不與外人相接何以得知民
間疾苦乎　殿下須頻接臣僚亦　命元子時出筵
側與朝士相接聞所未聞則豈不善乎又進曰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外間頗言　大內數引工匠有作
役之事此豈不有害於　聖德乎書又曰無啓寵納
侮竊覵今日亦不無近習啓寵之端此豈不至於納
侮乎終復以自强無逸之戒反覆陳之丙午嶺儒柳
世哲等上疏論議禮之失公入陳　前席出上辭疏
以素不識禮只據國制終爲失禮之歸爲辭　上慰

勉甚至且教曰予見昭顯初喪時日記大臣獻議有以若行三年古禮將復見爲言者則 祖宗朝不行三年之制可知也且昭顯之喪亦旣未行豈可獨行於今日乎卿無所失須勿引咎三月復陪 駕往返溫泉先是有安秋元者爲俘於淸國逃回數年還入彼中淸人以我違失約條遣勅行査公與僚相共引過應之曰誤許矜留未卽縛送罪在俺等其何辭是冬淸國勘我罪律至以贖金之罰歸之 朝廷公不勝痛愧白于 上曰意外之辱及於 上躬而臣等苟免罪罰不識可一日帶職乞 賜罷退 上慰諭不

許初 上之迎勑西郊也 命召公及儐使入對於
幕次其時任記注者惛甚卒卒不能下筆持白草而
出同列皆見之後不知受何指乃追書以爲公有請
上自當其過之語盖其人新入堂后亦不知 上於
前數日已引麟坪被查時舊例有不令臣下獨受譴
何之 教大臣亦踧踖惶蹙累諍而不能得也至丁
未春兩司金澄金益廉等倡論並劾三大臣初以爲
法受罪爲辭後有得日錄中謬記之語者誣及公最
酷公駭悚走至城外 上痛其虛妄並 命竄斥兩
司諸人仍遣承旨諭公曰人心莫測論議潰裂不料

今日世道之至此累促公還入公累疏血懇以爲安
有罪名如臣而尚保官爵之理乎　上知公終必不
出乃許遞仍遣近侍諭之曰今玆勉從非爲國計實
爲卿也時事孔艱卿不可以不在其位有所恝視
特擢拜公仲議政公代公爲相公例付判中樞戊申
正月復拜領議政議政公又例遞爲判中樞兄弟迭
居兩府古所未有也八月　上復幸溫泉公受　命
留都當　宣廟壬午年間公祖議政公在諫院嘗論
復　貞陵祔神德王后　太廟事爭之累月　宣廟
只命封植　陵塋議政公每以典禮未擧爲恨及是

祔 廟之論復起公因公議且紹先志率百僚力請
至己酉八月始許祔位在 神懿太后次復寢園置
祠官俱如儀下 之公自春數告疾未瘳至八月遂患
風痺仍累疏力辭冬遞爲判中樞陞領中樞辛亥八
耆老所自林塘公至公四世俱入耆社亦 國朝以
來未之有也一日 上下敎鄭領府事所患脚疾如
何久未相見深用鈌然今日欲爲相接須肩輿以入
命除肅拜公承召至 闕辭肩輿入朝之 命毋出
八 上使內侍扶掖壬子五月復拜領議政公備陳
廢病不可供職狀 上答曰今日國事到此地頭予

意以爲非卿莫可必拾非以奔走職役之事責之於
卿也卿何不諒予意耶秋又以病辭　上答曰予所
以懃懇敦勉者只在於臥閤論道俟病少間稟決緊
務而已卿其諒予此意癸丑正月公疾愈痼　上命
遣御醫不離看病四月遞本職至秋遷在樞府十月
初七日閒　寧陵緬禮克完至夕猝劇翌日屬纊春
秋七十有二訃聞　上痛悼徹朝三日自始斂至治
窆有司各供其物　命中使終始監護賻襚之外
特賜東園題湊遣吊諭祭並如禮　王世子亦遣宮
官内侍致吊祭　上又命該曹仍頒三年廩祿優予

祭需用其冬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窆于果川縣北冠
岳山下酉坐卯向之原從先兆也公旣卒逾年而爲
甲寅春 仁宣王后上賓禮官遽改定 慈懿大妃
所服爲大功 上大覺其誤亟召公卿三司會于賓
廳首 命考出己亥所定服制爲何其獻議者爲誰
某某議之見施者爲誰議耶繼 命政院入己亥日
錄親加考閱又召領議政金壽興諭之曰庚子所爭
只是一塲空言予何嘗用之耶予所用者己亥大臣
國制之論也又 敎曰鄭某則曾知其如此嘗言于
三曰若不定用 國制後必有大錯誤今果然矣爲之

追思嗟歎不已時臣錫胄以承旨偕首相入侍 上
顧臣曰爾其詳記此言以示賓廳諸臣於是 上遂
罪諸禮官而致功爲恭盖 上之於公盖常有柱石
之倚蓍蔡之信牛任擧國之聽殺起中朝之歎其君
臣始終之間實非後世人人之所能及也是歲八月
顯宗大王昇遐丙辰冬將躋玉子 太廟會選舊臣
之胥及追勤者以從享議皆推公爲首有爲激訐之
論者撼臺閣遂相與咨公曰前後獻議曲引明律彌
以 國制以掩四種之證其他文致附會旁出迭起
者不可盡記享日已近而言猶不止事竟沮閣不擧

戊午公仲子承旨載嵩上疏申辨曰臣父歷事 三
朝居喦軸二十餘年惟以一遵 先王成憲爲務愼
政令戒變更斤斤然終始如一此國人所共知也
其於喪服之論尤以國制爲主始當成服之日所用
者國制也後値改禮之議所執者又國制也而其所
謂四種之說卽臣父之所嘗揮斥而不從者也於前
後所議未嘗引明律一字而勸謂之曰遵用明制
國朝已行之禮則班班可考而衆皆厭然掩諱臣誠
未曉其故也 世祖禮葬在於成化戊子九月 睿
宗之喪在於己丑十二月而 世廟禪祭之後 成

宗大王及文武百官衰服留待大祥而除則此非爲
睿宗行三年之喪乎 睿宗小祥之後 貞熹王后
巳得吉服則此非母爲子用朞年之制乎此 國制
巳行之明證一也 明廟之喪其時論者以爲 仁
聖王后於 明廟嫂叔當無服先正臣李滉亦然之
奇大升聞而非之曰兄弟繼統當爲君臣便同父子
滉遂大悟貽書朝中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終以朞
服定之言其統序則同乎母子語其服制則止於朞
年此 國制巳行之明證二也 上答曰當巳亥服
制獻議之日先卿乃以國典時王巳行之禮有所論

列予嘗知之矣況先卿以栟杶　三朝之元老而未
叅配享之列予所以歎惜者也庚申二月　上下教
曰　列聖廟庭皆有大臣配享者而　先王廟庭獨
無大臣非但寡人之心有所未安　先王在天之靈
亦必欿然於冥冥之中雖無古例亦當義起而爲之
況有古今之明證乎仍召見大臣諸宰亟定追配之
議遂會選　先朝見任大臣如初則群議之歸于公
者復如初遂　命以公配享于　顯宗大王廟庭公
天資仁恕氣稟英偉有敏悟之識有淵懿之量自其
未甚顯也見之者已莫不以公輔期之遇人接物則

如春陽之被物當官莅事則若國庖之游刃而尤嚴
於持法絜令樞機周密品式自備雖當兜山之役龍
灣之對〻〻死生危辱之境而從容暇豫而無變度雖
膺五公之榮貴任　三朝之輔相處黃閣二十餘年
而謙恭和粹而無驕色若公者眞可謂高才全德間
代之良輔矣生平罕交遊無比昵人我色目之言不
出於口或見朝著交戚之習則輒爲之咄咄傳歎宗
族之貧窮者捐俸而賙之知舊之疾病者合藥而濟
之雖畜物之微見其生而不忍食其肉盤飧之間毋
兼味門庭之內無芬華賓退却掃終日閴如也且聰

明絶人雖於簿牒叢擾之中發擿奸欺如神明無當
仵 上覆閱死囚之日一見文案輒盡得其情僞曲
折及首證姓名占對 稟議未嘗或差氈廈之問群
議異同公則撮其肯綮徐一言而定衆莫不心足氣
伏而無敢爭者爲文亦贍整不事雕繪而詞理明切
專門操筆者皆以爲莫及此於公雖曲藝末事亦可
以驗公之多能也公配驪興閔氏奉事宣哲之女封
貞敬夫人先公二年而下世有五男三女男長載岱
金山郡守次載嵩前判尹次載岳前社稷署令次載
恒金泉道察訪次載崙尚 孝宗第四女封東平尉

出繼仲議政公後女長適縣監李命耆次適士人李
斗齡次適士人宋奎成側室子三人聽司果次應憲
女二人長爲萬戶睦濂善妻次爲前縣監朴時珉妻
內外諸孫摠三十餘人公雅志謙抑尤不喜時俗誇
耀嘗語諸子曰吾觀近來士大夫爲父兄借人狀誌
多有浮靡而過其實者吾常耻之吾歿後毋請諡毋
立碑諸子奉承遺訓不敢違一日 上召禮部命取
公行能閥閱以入盖蒸享有日而節惠之典不可闕
也公之諸子以錫胄方職在太史俾錫胄論著公遺
事爲狀謹取公家所記整次如右以備太常諸君子

之採擇焉謹狀

叔父淸風府院君諡狀

惟我　聖上卽祚之元年夏六月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金公寢疾益篤以十八日乙亥易簀于　鄕校洞第之正寢　上聞訃震悼　四殿俱遣秩高內使護其喪自含襚絞紟以下出大內題湊瀝漆出東園尙方几桌褚帳以至盝綁諸具群有司各以其物庀事將葬　命京畿江原兩道供治窀之役旣葬又　敎于太常曰領敦寧府事尙未有諡於禮爲缺其速議之太常問公事行于諸孤諸孤錫

翼錫衍錫逵等屬其從兄職太史者錫胄曰兄我先人猶子又職太史撰我先人遺行實録詳而不溢莫兄若也兄其爲狀以送于太常錫胄曰然微錫胄疇有能狀我叔父者乎雖然旣未及書謚於幽室之帛稍待 國家寧謚無虞之日徐舉典禮而後光寵可矣已而 上又下教于臣錫胄曰其速爲狀臣惟竭蹶奔走於職事時邁月徃狀迄未成至六年夏 上特遣左承旨安縝諭祭于公墓告以誅除逆宗之故盖用祭張曲江故事也錫胄亦竊伏念今 國家亦可謂寧謚無虞矣而公旣葬七年猶無謚實於禮爲

缺今不可不速畢以副我　聖上感念親懿之摯意公素有忠孝大節其修于家著於　朝廷者一皆赫赫在人耳目錫胄請先書其內行之焯然者曰公之事親篤孝天性也公年未十歲先文貞公嘗以吏部郎有宣諡湖嶺之行公憫其離違呱泣請從旣行能左右傍側徃返千餘里如成人人莫不奇之當丙子之亂文貞公方亡　因令航海入燕而公與我先忠肅公獨奉尹夫人在京聞虜警曰急公與忠肅公議曰惟從　上行在然後可以聞海路聲息遂奉尹夫人向江都旋聞　大駕移蹕南漢而江都又爲虜所

破公親見尹夫人奔迸海嶼出沒於山徂水澁歷三
晝夜始得免脛脚盡腫裂見者莫不嗟歎癸未冬渦
入令我亟還昭顯諸孫文貞公蔣爲輔養官奉諸孫
三日而遂行而公遂從文貞公留瀋九閱月始還庚
寅春文貞公年踰七袠辭相職退居平丘田間 朝
廷差進香使文貞公聞 命旬日而遂行公又遂從
文貞公入燕時當炎熱遇水潦艱險公必下馬扶轎
而過六閱月始返 命尹夫人常多疾病常晝夜扶
護不離晷刻夫人雖命之少休猶不敢退雖退猶徊
徨於寢門之外以候睡息之稍安雖踰歷旬朔而猶

如一日逮疾止乃已戊戌秋文貞公患泄痢日危公
驚憂遑遑夜則輒齋浴以祈北斗文貞公受百會灸
公輒分艾置頂上以均其痛灸藥旣無效則公又輒
取藥刀夾斷無名指出血和藥以進九月終遭大故
甫經襄奉而所後祖母白夫人年九十有六而終于
堂翌年二月尹夫人又繼不起公三衰在身一日十
哭哭泣不絕髭鬚一夕盡白至五月又遭 孝廟賓
天之慟公與先忠肅公每遇月朔暨望日必先五夜
而起就家 苑後阜越瞻 寢廟拜哭盡哀而後乃啓
凡筵進饋奠以終三年錫胄尚記當文貞公練期公

與先忠肅公前一日沐浴齋坐祭廳簾下穆然終夕旣夕哭猶整飭冠絰坐前處肩背竦直無所倚側以待雞鳴盥手將事至再期亦然雖其後諱日之回也亦齋潔如初錫胄又記公於尹夫人之喪至辛丑四月而制始闋而與　孝廟大祥隔一月又與忠肅公共蔬食外至以終方喪之制焉噫事親事君致死如一固古之訓也苟非公之至誠純行與絕人之精力則烏能以至此哉公復推此誠孝以及於同氣公有四姊妹其伯則早歿而叔姊徐留守夫人方從留守任所聞文貞公疾革自江都馳還與公兄弟夙夜

侍疾仍遭喪嬰疾沉綿歲餘而不救公每以身在貞
靳中不得自盡於醫護爲恨當仲姊黃淑人有病也
迎致於家侯視緩亟求醫問藥初不令子弟爲之出
必告返必面侍食既徹而乃退於季妹尹宜人則又
爲其先夫人之所愛也尤加矜護衣資食品饋贈相
續尹亦有時而忘其家之貧也公事我忠肅公敬愛
尤至初與忠肅公居第相聯後自南麓移構新第以
取近北　闕而每覲忠肅公或至宿留累日而返忠
肅公自丁未以後常有寢疾公亦嘗邀請於同舍或
至累朔及先忠肅公棄館舍公益復摧痛不能自堪

於乞暇疏中遂陳其情曰念臣孤露以來獨有一兄奉如嚴父霜露蘋蘩共與周旋今臣兄已歿遠棄他鄉哀哀父母永爲孤魂雖使臣一日一至塋側以伸追慕之至情臣之餘生抑又幾何而五年一省國有定制若値公私有故動至六七年僅一至焉以朝暮之人坐一舍之地俟七年之一至豈不鬱悒而難聊乎 先王覽而感之曰卿辭至此予心悽然時時省墓之請予當爲卿副之公自得是 命輒以一騎一從具壺榼詣先墓涕泣漼蔫見者爲之感動公嘗徃海州西高山觀校尉中丞二先祖遺基踰烏嶺至善

由謁六世祖生員府君墓還向淸風至鳳岡先文貞
公俎豆之所留數日遍訪白峙始祖竁窆之所不得
而後乃返終身以爲恨此亦豈非公奉先追遠之誠
根於天出於人而然耶公天資敦篤志氣剛决常毅
然慷慨有忘身殉命以徇 國家之意雖拘於邦制
嗇于時庸無官守言責以充抒其衷悃而自 先朝
以來每見 朝家政令舉措之間有未得其宜者輒
入歎出吁彌日不已終或見之章奏發之 氊廈嘗
論閔愼家服制事言出而謗讟四至諫官至有劾公
之出位爲言者盖公之意常以爲不避嫌遠疑其過

小而貪溺富貴而忘 國家其罪大選事爾發無懲
沮亦其孝性然也及我 聖上嗣服公屬益尊位遇
益隆而益惶懼不敢自安且以我 聖上沖年諒闇
時未遑明習而一時柄用之臣多有欲變 先朝舊
制者公尤繫心 君國慨然憂遠有不能自抑者有
以遷 陵所侍衛承旨賞馬非例追請進秩者公
以為此事雖小然近於濫 先朝賜予非大臣所以
導 嗣君意也力言其不可有以守 陵官所給資
廩過多請加裁削又奪其傔從春秋衣練公以為此
非不可所以重 陵寢意也又上劄言其不可其末

曰臣近覩使价之之燕者肥馬輕裘食前方丈不數月而返猶且爲其爲　王事驅馳優其賞賚萃入方而助之僕從鄉卒皆得霑濡而人不以爲過今乃獨於離親棄墓茹菜飮蘖日三薦奠以及再期爲百僚所不爲之禮者遽欲收其從前例賜之物何哉當路者聞而惡之始楨㮔兄弟二人俱蒙　孝宗　顯廟兩朝眷愛常出入禁中漸益驕滛至大喪之初柟又以代奠居宿　殯殿並陰結朝紳圖竊威福睥睨兩宮罰而又有諸舅兄弟賓客爲之羽翼人莫有敢指之者公覺之曰此管蔡之漸也知言之身危不言

且爲 宗廟憂遂屛子姒草疏乙卯二月自平丘先
墓還翌日而 上之發摼等與宮人交亂狀以爲此
先王之所駭憂 慈聖之所難處請早推恩斷義以
彰 王法使得動心忍性改行自新疏入而其舅挺
昌誅其黨素與禎親密者鏞及許穆俱請入 對請
召清風府院君至 闕門所言禎摼事何從得之意
在追孱公公惶懼不敢請 闕詣金吾待罪 上尋
遣史官諭公還第是夕 慈聖又親諭大臣由是而
大臣始請定禎摼等罪而依阿縱舍不盡法由是而
鏞有管束 慈聖之旨趙嗣基有負罪引慝之語洪

宁遂又假易家人卦爲內外正經之論由是而李忠俠朴瀗之類盜復盤牙竄穴日進邪疏時公權於朔望陪祭候問　兩殿起居外輙乞門屏容覩近杯酌或感慨繫泣不知涕之沾衣至入月而病寢劇未卒前三日精神尚烱然顧錫胄而歎曰今日臣子其無論朴瀗罪者予臨危澌綴之際惓惓繾綣寢語而夢囈者亦莫非出於憂愛之至情意若公之純誠大忠誠有足以質鬼神貫金石而抑鬱所謂太息掩涕九死未悔者亦豈非後千載而可其志者耶公諱佑明字以定系出淸風高麗侍中諱大猷之後已卯名

臣大司成諱滉之五世孫也高祖諱德秀遭家難不
仕以訓誨後進爲己任世稱頤眞先生後 贈吏曹
判書曾祖諱棐軍資監判官 贈左賛成祖諱興守
成均生員 贈領議政考諱靖所文貞公歷事 仁
孝 兩朝位至上相事蹟在太常夫人坡平尹氏
贈吏曹參議孝子汲之女爵至貞敬有二子長我忠
肅公公其季也賛成公筭二十三早與祿少有俊才受
學於白沙李公公甚重之年二十五遭賛成公喪澌
毁踰年而殁娶水原白氏承旨惟咸女有子址娶迎
日鄭氏生員涞之女無子亦早殁白夫人遂議下宗

黨取公爲子址後後　贈所後考爲議政祖爲贊成
盖以公推恩也此公之氏系世次也公生丁萬曆巳
未二月初九日二十四中崇禎壬午進士三十一始
仕拜　康陵叅奉尋遞越一年辛卯又除　陵官亦
康陵入爲翊衛司冼馬是冬　慈聖受册封　王世
子嬪壬辰陞副率工曹佐郎癸巳又陞平市署令工
曹正郎甲午拜掌樂院僉正冬出爲富平府使丙申
棄歸京第丁酉復拜工曹司宰監僉正陞軍器寺副
正又陞禮賓寺正戊戌移拜濟用監正是秋遭文貞
公喪己亥　慈聖正位中宮進封公爵爲府院君辛

丑服闋例授領敦寧府事兼尚方掌樂司導三提調
壬寅兼 扈衛大將公嘗以爲身忝肺腑與宰相有
異不得爲 國家措畫發慮則所可爲者惟勞身勤
事而已且以尚方主掌 御服有事必親自檢察不
盡委郎僚而乙巳秋 先朝將行進宴之禮時有以
提擧梨園須用曉音律宰相爲言者公遂力辭樂院
而遞焉此公之踐歷封爵也公配曰德恩府夫人宋
氏全州府尹國澤之女有淑質懿範先公十七年下
世初窆于揚州文谷里後以宅兆淺露卜遷于江原
道春川府治西保安驛村坐亥之原始公命虛其右

及公歿以其年十一月葬焉公四男二女女長卽我
顯烈王大妃殿下誕我 主上殿下暨明善明惠明
安三公主明善明惠夭明安嫁海昌尉吳泰周男
長萬胄夭次錫鼎通政加平郡守次錫衍司導寺正
次錫達業儒女次適進士權監興萬胄無子以錫衍
子道濟爲後以主公祀側室五男錫賤錫耈錫悌錫
善錫順此公之媲匹子姓也嗚呼自古人臣處褒紀
之列居 日月之際者或紆釆封或享芬華以示貴
寵於一世則有之矣然亦罕有如公之所遭者也
离照旣繼大明以爛 東朝旣升長樂彌尊而平恩

之親猶幸無恙於初元之世則人之愛公而視公者孰不以與休與榮逸樂終身期乎公而顧公不以衆人之所期者爲樂而奮然忘身以擊强宗一不勝而遂以身斃焉噫此其心必有所大苦者故也向使公言得行於其時令彼幸有所欽畏悛改淮南之謀終以自戢勝詭之奸無所見售 國家無危疑變亂之憂而彼亦必不至覆亡誅滅如今日此豈非 聖上之所以眷然長懷起歎中朝有曲江特祀之 命者耶嗚呼悲哉錫胄猥以子姪特承撰狀之 命踧踖悸恐旣懼文淺理拙無足以載烈象容亦懼其言出

於私近不爲遯聽者所信曉故於公之知行常節日
覩記於家庭間者姑皆刊落棄置一敢臚而録之只
撮公平生忠孝節烈所表著於當世者以應明旨且
以一通送太常以請節惠之典

領議政白江李公諡狀

祖克綱僉正 贈贊成 考綏祿牧使 贈議政

公諱敬輿字直夫號白江又號鳳巖 世宗大王七
代孫也 世宗大王第十三子曰密城君琛聰明特
達有東平淸河之譽嘗樂 成宗朝佐理勳是生雲
山君誠復策 中廟朝靖 國勳父子俱列名鐘鼎
功烈甚茂著在 國乘雲山生匡城正銓匡城生廣

原君耆壽寔公之曾祖也廣原自密城爲四世宗爵
訖矣而贊成公遂劬躬力學首捷明經顧不達宦途
議政公復早歲决科敭歷館閣以鯁直聞而晩遭昏
虐避遠宥小徊徨郡牧仍托於麴蘖淸狂自韜以終
焉君子惜之配鎭川宋氏宣傳官濟臣之女以萬曆
乙酉正月生公公生有異質其在襁褓也女奴嘗抱
公立造側姜承旨緖適過而摸其頂曰兒有相骨法
當大貴矣至十歲始學書學未久已自認其字屬而
讀之往往解其旨趣時作五字句已有驚人語己
亥從議政公在郭山任所天朝董郎中遇之悚然仍

邀公與語曰雖在上國亦當爲名世人至留書爲別
十七中辛丑司馬文試日就德器益成先輩有名德
者皆折輩行爲交己酉擢增廣乙科選入槐院庚戌
冬薦授藝文館檢閱辛亥陞待敎兼侍講院說書壬
子陞奉敎公妙齡秀發符采粧暎每珥筆出入進止
都雅光海常日屬之時賊臣爾瞻方竊柄用事而於
公爲從姑夫爾瞻欲公薦其子入翰苑微示意不得
一日要公入密室質之曰近日誰當爲史薦者公曰
史薦當從公議當路子弟固不敢薦我與公爲至親
亦不可薦也爾瞻發怒罵曰君謂當路子盡屠家子

耶遂爲公絕公遂薦張文忠公維爾瞻族其從論逐
張公而並罷公其秋叙復奉教陞典籍冬移工曹佐
郎帶知製教俄拜司諫院正言辭不就乙卯拜京
畿都事丁巳外補利川縣監尋換忠原時主昏政亂
徵斂無藝民不聊生而公至誠撫摩施設有方瘡瘵
盡蘇一邑賴安一日方夏命州民採葛民莫測其所
需至春而營建作都監果徵葛數千同價與麻枲相
若州人獨以豫故晏然以其餘羨資旁郡之急略收
其直以給他賦都監又徵長木數萬株而公曾見縣
北有山素饒材木特封禁之至是遂馳至江上召諸

商而語之曰汝能斫彼輸納於都監者當以一半與
之諸商皆踊躍聽命旁峽之民採督紛然而州人獨
不知有邪許之役矣沿盜不經事訊鞫必具閭里左
驗得其情實然後始付之討捕使又嘗悉括尹燮人
庄戶數百以充兵額之缺有骨肉之訟者反覆曉之
令自悔士子有才業者以禮接之課學而成就之有
孝友之行者加待而奬勉之由是民皆競勸至豪右
侵漁猾吏欺詐卽痛繩以法不少貸已未棄官歸寓
居興原江上自放山水間益無意世事爾瞻素慕公
才學必欲致公出門下其黨纘男崵吉亦與公有舊

皆要公不已終不可得則反怨公不置必欲中螫而
公務斂遠修潔見幾而作卒無以害公也庚申八月
遭議政公喪哀毁過制鄭公廣成嘗吊公退而謂人
曰誰非盡人之子者吾未見執喪如某者也壬戌服
闋仍居驪江癸亥春拜修撰不赴三月 仁祖大王
正位誅亂登選賢俊首以弘文副修撰召公公感激
卽入謝俄陞副校理時承弊政之後庶事多故西虞
日殷 朝廷方調兵食議邊備公卿持柄者皆務一
時操切以害治傷民公以爲正論與俗議常相奪而
人君每伸彼而屈此必闢之而後端本愛民之說可

得以入也每當奏事於　上前必先分別義利剖析
本末而敷説雍容氣平心和　上亦爲之傾聽一日
户曹判書李曙言征貨半其久公斥之曰　國之存
亡非無貨財之謂也民生久困倒懸纔解而有司之
臣不能宣　上德布大惠反以殖財爲先將何以慰
民望也日者盡停光海時逋欠令下未幾又再徵之
臣聞武王造周發鉅橋之粟未聞徵商之舊簿也李
公懋謝臺諫嘗論金公瑬李培元言金公功大不宜
輕論公曰此言非也金公雖有不世之勳苟有罪過
則言官任糾責之地又安可不論也李延平貴與公

爭論於 上前忿不能得遂罵公語絕悖公進曰李
貴恃功驕恣詬辱近臣此甚不敬且欲使巳之所言
者人莫敢矯其非此習不可長李公旣退謂公曰我
與先大夫善何獨折毁我 上前公曰 朝廷之事
不敢顧私義九月由獻納復還玉堂陳疏乞郡求便
養 上不欲公遠出不許特優 賜米豆冬拜吏曹
佐郎時吳相國允謙長銓席雅信公喜與公同事務
以㤼公道進士類爲主甲子适以寧邊節度擧兵
叛 上幸公州公 扈駕徃體察使完平李公元翼
又辟公爲從事 駕還三月陞正郎漢學惠民教授

校書校理皆其所兼也又兼侍講院文學以暗行廉
察嶺南守令臧否暨民疾苦夏陞議政府舍人又移
應教俄陞典翰又遷司諫時公仍帶體察從事復承
朝命往視秋防考戎器犒將士察守備至義州而還
爲言府尹李堯老詐必敗狀 廟堂不以爲意後果
覆没如公言時黄屎睦性善等投疏有嘗試 朝廷
之計公論斥之因而忤旨免當 啓運宮之喪 上
亟欲致隆於斂殯之節而公在都監累持不可又因
而見罷尋叙拜軍器寺正姜王詔使來選爲迎接都
廳修廢君日録又爲纂修都廳抄文士 賜暇又爲

讀書堂將行號牌御史分視湖南時有欲以號牌籍
隨充軍額者公曰號牌之法本爲知民數而已民數
旣得簽兵補闕次第也今若事緖未就先補軍額則
民情必大駭竦 朝廷大體豈如是耶議者無以難
丁卯金兵猝至薄海西 上出幸江都公時行到羅
州聞之馳還詣 行在拜執義 駕還五月陞同副
承旨九月拜忠淸監司會李仁居變書至 朝廷促
公行有議欲給京兵以衛者公辭不可單車至界淸
州牧使沈器成以器遠來驕恣不法公卽 啓黜之
一道肅然戊辰以大司成還巳巳秋始定居扶餘白

馬江上累辭　召命如吏議副學皆未嘗久居庚午
春以副提學乞養得淸州牧使其約已裕民一如在
忠時州素多大豪適國租多不時償前任號能吏之
皆厲威嚴催辦而公至則先令邑大夫長者曉諭其
豪族曰頑不率者亦自有法耳凡有徵令必期以三
限寬其月日未至民不見一吏至期民無後者辛未
復以副提學　召還冬與同僚上劄陳八條一曰敬
天二曰恤民三曰聽言四曰用人五曰崇儉六曰敦
宗七曰進學八曰刑內而其請嫁娶仁城子女使有
配耦請廣光海所居且選舊時宮人以娛餘年皆一

時所諱言者其曰方今　先朝王子亦有無家者
殿下不先於此先爲大君營宅制度踰舊此不幾於
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者語益鯁切末復以喜
怒之過公私之卞惓惓爲戒　上嘉納各賜廐馬一
匹曰玉堂恥君不賢憂國將亡寡人闕失民生利病
畢陳無隱予用嘉歎公上疏辭不許十月以親病將
歸扶餘　上特諭以率母來京邸以兩全忠孝壬申
秋以承旨　召至京谿谷張公在東銓請移公玉堂
曰經幄之長須用讀書人遂改副提學時　仁穆太
妃在殯寢門已停朝謁公上劄正之遂仍爲著令冬

宮中有咀呪獄　上命中官雜治公又上劄請出付
王獄旣鞫辭語多蔓及　太妃宮人者公又上劄曰
不幸凶邪之孽出於宮掖而又多逮　殯殿之人此
輩或意慾不滿請謁不行積怨稔惡以至於此而其
於　兩宮慈孝固自若也標名按獄　天心可知只命
賜死　德意逾彰而今者愚民或生疑惑訛言傳播
此不可家道户喩惟有事亡如存事死如生愛其所
愛敬其所敬至於愛惡恩澤莫不皆然則群疑自可
氷釋　聖孝亦通於神明矣時廷臣多進言論獄事
且陳處變之道而公所論列者尤剴篤切至　上遂

不窮竟其獄只誅首惡諸所引多不問冬省覲扶餘
癸酉春時全羅監司缺 朝廷以湖南近公覲居遂
歸之於公以澄清一路且以遂便養之願公旣至務
以宣上達下興利除害爲己任先披守宰之無善狀
者若有負恃不奉法者黜去之內司差人諸宮奴衙
門隸屬持公牒駕州邑橫奪民利者並令諸邑執送
抵罪次治豪惡䟽剔弊蠹綜理微密細大不遺法律
之外又以豈弟達之一道大治秋應 旨條疏本道
利害數十事語皆鑿鑿中窾要終則又曰欲紓民力
請行八同欲定良志請復號牌甲戌又以副提學還

朝時雷震　明政殿公上箚陳誠曰今之說者雖皆
言曩日倫紀之變土木之役賄賂之行皆今之所未
有也此豈遽至於亂亡臣則以爲　國之存亡如人
之死生今人或有惡疾而死者有風病而死考至於
元氣旣敗將攝失宜則六氣之病無不能死人彼倫
紀之變惡疾類也土木賄賂風病類也今之元氣不
如向時六氣之乘間以入無不可畏何可諉我不爲
惡疾病風而謂免死亡妄希壽考縱酒耽色以趣其
危耶況今露臺別營識者已憂之矣　宫闈不嚴言
路不開加以强寇壓境邀求無已竭民膏血以塡谿

變而上下偷安動色相慶無分毫忍痛含恥奮發自强之意是可謂 宗社萬年之計乎尋還扶餘未赴召命者殆歲餘乙亥 仁烈王后薨公奔赴 國哀與承旨閔應亨上疏論 上不服朞 世子主喪在上前爲半吉服三者俱失禮意丙子西釁日甚 上嘗召公卿議事公亦陳今歲虜有必動之形仍請上先立大志盡革舊習修政事用賢才練卒乘備器械十二月敵兵大至公扈 上入南漢丁丑四月陞嘉善拜慶尚監司時 國家新遭變亂人心洶撓嶺南爲尤甚故 廟堂特遣之如湖南時公以國難不

敢辭遂損廚傳屛聲妓不轎不蓋專以吊死問孤拊循勞來爲急時有人士被兵者多饑餓顚連公飭諸邑務先存接繼出營穀數千斛以賙之其死而不能還葬者令縣次給夫或牛車傳送尤貧乏之不能歛者至具給棺衾仍大牓當路州郡他調以償其挽繂之役由是生者賴以活死者賴以歸葬者不可勝計矣公以海防戰亡流徙之餘徒擁虛簿悉取舟師舊籍搜亡補闕改其部署請除老疾侍丁出身之仍舊收布者以有大信又以左道量田偏重請減萬結以均諸邑公之前後按湖嶺適間數歲而或値饑荒之日

或當兵燹之餘賙賑多方撫摩有道而至其明於聽
斷剸繁通滯自洪益城聖民之後無可與公比者公
以 國家顚越羞耻未雪日夜淬礪嚴軍律鍊戎器
以備征繕嘗見御留山城形勢壯固可設守禦上疏
請築曰方今 權時之計雖不可不行而經遠之道
亦不可少忽也其賀正箋則曰無忘在莒之心益篤
尊周之義又曰懋膺事業尚視 聖志之彌堅其每
對人則曰亡國大夫視息亦苟耳戊寅春以毋病免
歸四月在玉堂又上劄極陳中興自強之要道且曰
山城抗義之臣扶植倫紀尤足以激礪頹世不宜厭

薄排擯以滋中外之惑頃者束縛論事之臣實出於爲彼所脅蕩不獲已而 殿下反以此爲能事禍難己過之後又欲追罪斥和之臣深治當時之論是豈其前日之義聲而自喪可謂智乎公前後勸 上以礪志刷耻如燕昭越踐內政寓兵如管仲不外其形而先自治其爲說則又未嘗不本於人主之心術言上過失及國家得失忼慨發憤觸冒忌諱多有人所不敢言者而 上雅知公至誠每優容而受之移大司憲又兼藝文館提學時相方欲以銓衡待公故先推公入館閣而公素無意進取且見時事益非乞暇

徑歸識者韙之秋拜吏曹參判辭不赴又陳金尚憲
鄭蘊之不可罪曰以數千里禮義之邦爲天朝守義
惟此二臣而已今之攻尚憲者如攻索性小人救尚
憲者相繼獲罪則其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其後
累拜副提學吏曹參判又兼大司成公黽勉造 朝
旋以親老乞歸 上復理前教曰卿若將母至京則
忠孝兩全國事方急卿不可去公又陳情固請 上
乃曰卿其去視病如不可將來卿可先來以副予望
公感激 恩眷纔數月卽還己卯冬擢拜刑曹判書
庚辰二月丁大夫人憂時乞養得驪州不及赴公年

且六十矣輒禮益圓得疾幾危者數壬午夏服旣闋
卽拜禮曹判書移大司憲皆以疾辭不就有李烓者
得罪於淸淸人輒欲殺之遂謂國陰且告 朝臣某
某等志在南朝壬午十二月淸國遣使召公及我外
上考東陽申公判書李公明漢等至館仍加銀鐺鎖
去時敵情叵測人皆危懼公曰死生命也 上內賜
白金又給寒具留瀋陽數月 朝廷爲入鍰乃歸仍
下扶餘秋聞 上候未豫至京復拜大司憲請申禁
三年內嫁娶婦及處子之有喪者 上從之未幾進
拜右議政時 仁祖寢疾日久用狂醫李馨益言連

受爕鍼公力陳正心克己爲理　國之本淸心寡慾爲治病之要謬妄粗淺之術不可施之　王體　上嘉納之甲申二月奉使至瀋淸國以公前有罪雖已赦遣不可復用爲相遂病公東館絶水火者十餘日始稍寬挺移于質子館乙酉淸人略定中國大遷于燕遂赦遣　世子以下諸以質留者及二三宰臣歸國三月公隨　世子至京　上引見勞慰甚至拜領中樞府事公再拘異域危辱無狀而不撓不變動止如平日人愈益以爲難也是歲七月　上猝召諸大臣六卿于養和之內寢時　孝顯世子已卒元孫未

長而羨庶人以鼻過聞 上又未豫久不視朝一日
召見宰相公亦承 命與公卿偕入 上敎曰元孫
幼少國危如此予欲擇長立之諸卿之意如何大
臣以次對致至公公對曰世適承統古今之常經能
守經則雖在艱危猶可恃也苟或輕於用權事失其
序則禍亂之萌自此作矣元孫係望於人已久一朝
易之則反經失序惟此爲大臣悲人心波蕩 聖上
雖以國事艱危欲擇長嗣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
德保邦者亦非一二易儲之事不可輕議況今元孫
已過就傅之年若果不堪付托則 聖上固宜諭其

不可之狀使中外臣庶咸知 聖上爲 宗社大計
然後擇長且賢者以爲嗣乃可也今 聖教不及其
賢否但曰幼少幼少者豈盡不可也議垂定公又進
曰 殿下此擧若以私寵或以讒間而發則臣雖疲
劣忝在大臣之後寧不以死爭之今 殿下乃欲爲
宗社擇嗣此臣所以不敢苦爭者也至丙戌春 上
復召諸大臣六卿于賓廳暴揚姜罪 命諸臣亟議
其律以入公與諸大臣 啓以全恩之說引唐太宗
處承乾事三啓 上繼下嚴旨領議政金公瑬引罪
先出公與他大臣胥 命闕門外 上怒益震謂大

臣等不待批徑退是慹我也問其時班首遂 命削
公官爵門外黜遞居十餘日復摘公前擇儲時奏對
語爲崇加罪絶島遠竄遂配珍島旣到配又加罪栫
棘時 上怒不測群臣莫敢言者公獨怡然不以患
亂爲憂慼每言曰事君無媿於心則可矣閱覽群籍
課子弟學業以爲娛戊子三月又 命移北地初定
鏡城 特命以三水旣脫瘴海而又復間關於風霜
朔漠之墟其在謫籍則已三閱歲矣己丑五月 仁
祖大王弃遐公晩得本道所傳禮部服制關驚慟幾
絶詣郡門朝夕臨仍得疾久而始蘇每誦眞西山謝

表中語常冀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墜輒嗚咽流涕 孝宗初即位始解圍籬盖有 先王末命云七月金文正尚憲爲言公無罪久竄宜急召還收人心慰士望且以解天怒 上遂命量移牙山庚寅正月 上又用諸大臣言放公還京金文正起拜 上前賀曰 主上將起扶持 社稷人來矣臣敢不賀時淸人以我 嗣君新立事與前日因我有修繕南方城機之請將大致威喝於我遣使數輩踵指相屬朝廷震懼以爲大兵將至 上遣領議政李公景奭迎于灣上以謝之領相旣出都人洶洶右相趙公翼

啓曰時事方急請起李某 上許之即日拜領中樞

公方還扶餘舊居行到楊根承 召入謝即 引見

勞勉曰今日起卿 先王之志也國事至此卿可日

來朝堂共濟時艱公涕泣辭謝三月遂代李公爲領

議政始 上厲志初政首黜舊相之用事者而收召

耆碩搜訪隱遁咸待以殊禮士類爲之彈冠相賀而

議者尤以起公爲急及公自徒中特叙不一月復都

上相而時事又一變矣淸人日在館詰問城池事方

急且索 王女若姊妹爲婚使者前後十餘輩又有

飛語構扇擧國騷動而公毅然處其間左右酬接從

容自暇外以弭日肆之敵愬內以鎮方生之國言其
進對于　上也又輒勸　上以講學明理親賢納諫
崇儉節抑私逕公好惡明是非以興治道出而與群
僚言則尤勉焉以和衷寅協爲事君第一義又嘗以
官司相侵體統大壞請　上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
於上使大小臣工各盡其所事無相侵奪則治化可
興又嘗以朝論不靖陳誠於　上曰今之朋黨與古
之君子爲朋小人爲黨者有異士夫之交相猜態者
正如妬婦之事爲家長者苟能盡修齊之本則家道
自正而不至於交爭能盡表率之方則師師敬讓之

風可以致矣又曰爲朋爲黨莫如兩忘兩忘則心無所累其喜其怒莫如付物付物則我無所與天道至誠品物咸亨人主至公群方取則書曰民無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豈不然哉公每以爲輔相之職當以獻替爲先事雖少關時政君德者必竭意盡誠幾諫顛議得請乃已所 上亦雅重公凡公所陳必屈意從之曰誠心忠愛之言不可不念也俞棨等以議謚事獲罪公上章救解大司憲趙錫胤以忤 旨當罷公以錫胤忠直剛方憂國有誠 啓還其職洪公茂績素與公爲祝友及在憲府因事侵公公上章

引咎且曰風霜摧折之餘不變所操遇事風生豈非
可尚者耶公又以李應著張應一嘗有言於 先
朝遂處以極選至人之有一才一善者亦必汲引不
置前後稱公所舉而知名當世者幾累十人公深慮
畿輔爲 國家根本而大創於北使供頓之役遂建
議請歲乛 諸道耗穀三之一輸于京倉名曰常平又
聚他財穀以益之以供匹站支待之費自一雞一魚
皆自官辦不以煩民民大以爲便又罷湖南戰船添
防於統營者以省南民鎭浦之役此皆 公建置之大
者而又嘗論兵政曰昔周世宗嘗曰農夫百不能養

戰士一吾安用此遂大行汰簡兵威以振兵之强弱固不在多少今宜大蒐諸道束伍合訓局御營適爲十萬之數盡去其冗卒使無幼稚並耤之弊若非武力絶倫洞射命中者皆爲火手出身武學之類亦擇其拳勇而團束之兵可以益精矣世稱知兵者皆服其論而夫及施設公適去位識者恨之時清人又欲加罪於李公景奭趙公絅公曰大臣謀國事使敵人得以生殺之而我不敢難焉則何國之能爲遂遣使陳辨攝政者果怒曰誰主爲此奏者至辛卯春清國復提公拘瀋時事謂公不宜在相職遣使錮公 上

召見公爲之流涕左右莫不感動其後 上謂趙錫胤等曰時事至此領相又去所謂如失左右手者也朝廷處公西樞公上劄求解仍並請免摠裁諸提調未復進誡於 上曰遇災省惕莫如修德鎭服人心莫如推誠防患救難莫如處置得宜不然而溺心於功利之卑役志於崎嶇之境而專以疑忌抉摘眩耀聰明以爲御下弭亂之道則不但心勞日拙事功無成情僞萬端疵病百出君心旣移邪逕繼開終至於亂亡矣 上報曰覽卿疏辭不覺涕零疏中勸戒之語無非至誠血忱予豈忍負卿言哉 上旣有所牵

掣不能盡公之用而顧時時召公咨問得失嘗稱公
以大人先生禮遇之隆群臣無敢及者癸巳夏江陵
有雞異 上召群臣訪消弭之策公亦入對退而上
劄累數千言大意以明天理人欲之分爲正心之本
反諸身以求義利之常參諸事以驗得失之機爲講
學之要齊家則欲其崇節儉而嚴內外之治敦宗則
欲其篤恩義而防侈橫之習尤惓惓於納諫推誠之
說其終又曰今此雌雞之異尤是陰長之漸不但此
也星光晝耀孛虹彗日陰陽盛衰之形亦可見矣惟
願 聖上揚善遏惡是是非非使君子道長而小人

道消婦寺斂退而忠直彙征先德義而後功利謹名
分而定民志以明陽剛之治　上嘉納之甲午冬清
人復有煩言公往避於忠州田舍至乙未春事端稍
解　上宣旨促召公辭曰臣年七十義當休退寧可
既出而復入乎遂力請致仕　上累旨不許黽勉入
城丁酉夏大旱　上求言於中外而公適寢疾彌留
數月至是少間遂力疾進劄又累數千言時　上患
國勢不振意在尚嚴任事者又競爲紛更興作行推
刷之法設團營之制而諸路騷然怨咨日興公每謂
王者之政須先得民富强之業亦在務本擧世之所

馳騖者適所以病國也因災異極言之末復曰虛文
小具非所以事天也臣愚以爲避殿不如嚴　宮闈
而杜私逕減膳不如崇儉德而節浮費虛下求言不
如實行一事臨朝哀痛不如夙夜祗懼　上報曰剴
中所論無非肝膈中流出若非卿愛君之至誠其何
能有此寡人絶嗜屛慾夙夜焦勞非不知功利之爲
末而誠以至痛在中有日暮途遠之意故也近來臺
閣之臣每以黨論爭勝寡人心甚惡之不免有過中
之擧先生長者未可誘掖勉勵使無此習耶七月復
患氣瘇仍添泄痢積旬餘以八月八日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三前一日夜命子弟扶掖而坐口呼遺疏
勸 上以戒喜怒絶偏係親善人養民力以圖遠大
之業疏入 上震悼諭政院曰新豐元老予方痛悼
繼見遺疏戒誨切至益用愴感無以爲懷可不書紳
而服膺以其年十月葬于交河其後十二年以其地
有災咎移窆于抱川某面某坐之原公資品粹美內
剛外溫加精金良玉自在稚幼未嘗有爭競忿戾之
色與人言語意安神定平居燕閑尤樂易自在而至
當事奮發於義之所當爲者直行而不回勇往而不
沮凜乎其不可奪也居恒孜孜致志於修己之方經

世之學以明見義理之大原喜讀書日有程課坐臥必攜出入與俱雖疾病未嘗釋手至年高官達尤喜於靜夜清晨諷誦良久曰夜氣寂朝氣清功力倍而易自得也先議政公晚年慣世病酒行止自放或昏夜獨出家人不知其所往公每徒步涕泣奔走後先累日不還兩脚至流血寢疾十年衣不解帶扶將藥物未嘗使他人代之曾王母鄭夫人年近百歲朔望必會宗族置酒與兄弟歡樂幼少嬉戲而公上壽下言務爲娛悅其意周旋語笑無非至愛之所形者丁卯以後先夫人年益高公遂絕四方遊宦之志奉歸

湖庄專心致養雖時有徵召暫一就之而未久輒歸
毋子相聚以爲歡公弟生員公早卒公築室傍近以
處寡嫂衣食與共有一妹窮居公常經紀其家亭視
諸甥如己出皆教養而嫁娶之與內弟宋公夢錫恩
若同氣其歿也撫養孤甚篤遠近宗族之無依者皆
以公爲歸與人交終始不變於故舊之生死貧窮㠯
尼曲有恩意接人無賢愚貴賤一以誠意待之性喜
修潔而自奉甚約雖貴至公相弊衣糲飯妻子內窘
而處之晏如也雅好佳山水少時常往來驪江有欲
居之志晩旣卜築於白馬江上尤愛其湖山之勝別

構一書室於山巔巉巖巀嶭跨絶壑而臨大江賓客
從遊之士或不能至焉而公則每當春宵秋夜月色
瑩朗巖冬積雪四望皓然輒嘗登覽而樂之時或兀
坐閉門凝神靜觀如是者亦有年故能泊然於榮祿
之塗超然於勢利之累惟以名節自砥礪雖以之顚
頓危禍而未嘗少變雖遼朔豺虎之窟炎荒瘴癘之
鄕皆人之所代怖而相吊者而公獨逌然絶無幾微
見於辭色噫觀於此亦足以知公平日所養者之深
矣且公自在侍從左右已結　主知以至於登庸三
事坐巖廊而論邦國其受眷契於　聖祖者固已至

矣逮其抗擇儲之　問緩宮中之罪雖荐遭　威怒
霆霹交加而然　聖祖之所以內嘉公之守經者又
至深故　九重之間付囑丁寧終至於起公放逐之
中爲　嗣君他日之用焉噫此誠　仁廟之所以爲
至仁　孝廟之所以爲盛德至聖而觀乎公君臣之
際者又孰不爲之感歎而流涕也乎獨恨公之再相
也委任雖專而時勢益艱强隣脅命弱國畏人使彌
綸匡濟之業終不得畢展於當日而其釋位家居猶
且係戀　宗國眷顧反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終
其身而後已嗚呼其韙矣公爲文章未嘗爲艱深摸

擬之言而本源經術窮極事理善發難見之情明白
條暢自成典則詩亦以神韻爲主高潔雅健而用以
寫意非有故不作故不能多也所著詩文並若干卷
藏于家公初娶海平尹氏領議政承勳之女無子女
後娶西河任氏別坐景華之女生四男二女長敏章
府使次敏廸大司憲次敏敘今吏曹判書典文衡次
敏采持平女長適縣監李儁次適士人朴世格側室
有二男一女長敏哲僉使次敏啓女適萬戶李後泌
男鼎命縣令晉命泰命敏章出也而士人宋疇錫檢
閱申啓華進士金鎭圭其壻也男師命叅判孚命顧

命博士益命敏迪出也而士人金萬堅金道濟其婿也男觀命健命敏叙出也而進士洪重箕士人南鶴鳴金昌立其婿也敏采獨無後以顒命爲後李儁有子謙著女適金鎭玉朴世格有子泰升泰謙若其內外適支曾玄殆百數不可盡記記余成童之歲嘗隨家大人謁公於北關之鶴城蓋公自沃州移配三江之日也公輒指余謂孺子可教提誨款款終夕乃退其後又嘗謁公於拱北堂中譬猶高山深林龍虎傑魁實有平生之慕焉今判書公以余嘗有所至公於綦履之間者亦嘗備員大史職在論載賢公卿大夫

之業屬余爲狀玆敢不揆陋拙纂次公德業事行官爵終始以付太常以請節惠之典焉

樂安郡守贈刑曹判書申公謚狀

公諱浩字彦源系出平山高麗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入本朝有諱致復者官至諸曹參議始寓居湖南之古阜傳三世至諱希仲娶昌寧張氏女以嘉靖十八年己亥三月生公公少倜儻不群志氣偉然甫冠著籍邑庠會本道都事以課諸生誦讀巡行至郡公亦預講坐錯誤見屈公自座中慨然起曰丈夫生世有今日之辱爲此故也即脫巾投之郡舍池中

而去自是益奮厲晝肄槖鞬夜篝燈誦書史不輟至
隆慶丁卯遂擢武舉第二甲公材力絶人常射木箭
至五百步及赴試左執弓右攝箭入請於掌試曰願
亟升人于屋以識此矢之所至旣射果得矢於場外
墟落間一場咸嘖然異之旣登第踐歷內外尤以武
勇著嘗爲造山堡萬戶以防守得宜爲主將所褎留
及瓜不代者數年 宣祖嘗記其久勞 命本兵曰
申浩累歲北戍多有勤勩其亟授內職於是入拜都
摠府都事尋陞經歷庚申之間 朝廷始覺秀吉有
假道射天之計選一時武弁雄驍有材略者分授南

邑如忠武李公舜臣授井邑權俊授順天裵興立授
興陽魚泳潭授光陽而公則得樂安至壬辰四月倭
賊果大舉入寇時李公舜臣已擢爲湖南左道節度
領舟師數十艘以公爲中衛將會戰於玉浦前洋公
首破大船一隻獲其將冠服甲劍翌日又戰于赤珎
浦破大船一隻又戰于見乃梁破大船一隻又戰于
安骨浦斬級尤多節度使遽上功簿公名常在一等
朝廷遂進公資爲通政七月公又隨李公再下嶺南
遇賊於釜山前洋又破其大船四隻公在郡時治尚
猛抑豪右有束濕稱而京官適以按廉至境受愬公

者言遠罷公李公大㫖之及爲三道統制遂請公爲舟師助防將丁酉轉授蛟龍山城守禦將山城卽古帶方舊城距南原府纔六七里時南原被圍日急皇朝摠兵楊元以輕騎潰圍先出公度南原不守則山城益孤難獨全日射書與兵使李福男等約幷力死守而城中初不應及將陷公始奪東門以入而賊兵已塡濠踰堞無敢禦者公蔽樹射賊矢旣盡猶持大刀馳擊所至賊皆披靡不敢近有一奴從公控公馬不去公自脫其衣人敲其一齒授其奴使歸報其家曰今日是吾死日也於是卒與李福男府使任鉉

別將金敬老同死丁酉八月十六日也始公每喜誦
伏波馬革裹屍之語常激昂自誓其徃赴南原也取
平日所藏爪髮置一篋標識付之家人以示必死之
意公旣死屍在積骸中不可得其家遂以衣冠葬于
先壠之旁嗚呼悲夫　朝廷追論公戰功策宣武原
從一等褒　贈刑曹判書復立祠南原並祀公及同
日戰亡者仍　賜額忠烈公娶全州崔氏　贈貞夫
人一子天紀蔭仕至主簿主簿無子有女適士人裴
時望生二男長曰縣監命全次曰府使命純命純者
即丙子德源營將之戰没於南山者也後公没八十

五年有　筵臣陳白公忠節狀於　前席者　上特
命予諡事下太常已有日矣德源之子前府使尚珩
略撮公遺事要余爲狀令乃參取李忠武禦倭時狀
奏所載以紀公終始尚珩所錄則又備言公內行純
篤前後廬墓啜粥至六年雖沉抑轗軻未嘗一屈跡
於權貴之門噫觀此一言足以知公之所樹立者自
有所本至李忠武壬辰九月之　啓有曰順天府使
權俊樂安郡守申浩光陽縣監魚泳潭興陽縣監裴
興立等俱以　大駕西巡已至六朔草莽邊隅支供
必闕西望　行朝不勝痛哭各具軍糧一百石軍器

幾種備船募人由海道封進噫當 國家播越須
覆之時臣子之殫力封疆者外旣以摧破勍敵內復
勤修職貢不替琛賮此豈不足以感千古義烈之心
而鼓其氣也耶嗚呼偉矣權後後策宣武正勳封安
昌君裴興立後至節度使惟魚泳潭不知官爵所終
余狀申公因得以並及焉謹狀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成公謚狀

曾祖諱守琛 贈領議政文貞公世稱聽松先生
祖諱渾議政府左參贊 贈左議政謚文簡公世
稱牛溪先生

考諱文濬永同縣監　贈吏曹判書號滄浪居士
公諱稷字子喬姓成氏系出昌寧國初有諱汝完府
院君諡文靖其後世世爲大官至諱世純大司憲諡
思肅即公之高祖也自聽松牛溪兩先生以節義道
學爲世所宗師而滄浪公復承訓飭躬自靖於丘園
娶咸安趙氏主簿堪之女爲配有丈夫子二人公其
仲也公生於萬曆丙戌天資特異厖眉廣顙容貌嶷
然其未晬也已能言語行步人皆奇之及長學于家
庭詞翰俱茂會文簡公爲嶺人所追誣削爵繼而廢
君政益亂時事益非遂不赴公車至　仁廟庚午公

年已四十餘始除四山監役序陞至內資主簿癸酉出爲奉化縣監裕民束吏有循吏稱當甲戌量田之役公爲之親行畎畒盡檢山僻而簿旣上均田使猶郤之不受公徐語曰瘠土下下何可增也苟增之而已卽非所謂均也民其何罪使遂悟而從之其民至今賴焉丙子西寇深公聞難卽率縣兵前赴節度陣中俄因微事罷久之叙拜安奇察訪丁母夫人憂服闋除砥平縣監不就丙戌拜翊衛司司禦陞翊衛已丑復出爲楊根郡守郡有豪惡下其地主公下車卽杖而斃之人曰以公之仁乃出此乎公笑曰誅不仁

正所以爲仁也大抵考績以廉謹聞旣歸良將樹石記之爲土豪趙姓者所沮皆憤罵曰石縱不樹爾能廢我口碑耶壬辰又除安山郡守適有爭田者藉撥使爲訟公惡其理曲立屈之尋爲其所譖罷蓋嗛之也俄復叙拜翊衛壬寅移社稷署令甲辰遷繕工監僉正翌年爲崇禎乙巳郎 顯廟在宥之六年吏曹遵國典啓官四品年八十者陞資遂加通政階遷拜僉知中樞府事敦寧府都正越七年辛亥因優老特典加嘉善階仍進同知敦寧府事至今 上二年乙卯公壽九十氣益康寧因 筵臣陳達 命加資憲

階又進知中樞府事戊午因進宴長樂推恩耆老
命陞正憲階俄有 筵臣以八年莫尊於期頤陞秩
須用變品爲言者又 命陞崇政階至庚申復拜知
樞則以資峻遂稱行焉上疏乞解 上優旨不許屢
辭乃遞以其冬十一月二十三日考終于坡州之溪
上舊第壽九十有五又因 筵臣陳請 命賜吊祭
及賻乃以翌年正月葬于坡州北鹿門里共向之原
公賦胎休光稟性和厚無疾言無遽色德符於容苟
望其風儀者亦可以知其爲醇篤君子人也事母夫
人左右致養未嘗違則每日晨起致禮家廟尤盡誠

於追遠奉先之節接人一以悃愊苟見其過輒加義責及其當官盡職務爲仁恕常以視民如傷損上益下等語自厲然於狐鼠之憑恃權勢者亦不肯少貸遠罷安山趙文孝公翼嘗以書唁公且益致恨於世道云及其晩年居閑處靜唯以奉承家學訓誨子弟爲樂聽於先生筆法雄健蒼古行草之妙眞有若神鬼變化而風雨交至者公雖未及聞於臨池之教亦頗自得於磔趯之餘趣常近筆硏以揮灑爲事至耄耋猶然當乙卯丙辰間黨人用事禮禍大作公不樂在京遂命諸子曰吾爵隆齒至微分已過時事又如

此盡歸故山以畢餘年乃決意西歸一時知公之心
美公之壽考者皆以爲公之卓軌純嘏超絕於向時
洛社諸公者有五其踰九袠而視聽不爽一也其不
資科甲而起卄祿二也其揣分識時而歸臥故山三
也其承襲先訓云無所忝四也其多男子而福慶愈
至五也噫此可謂善言公者矣公初娶淸風金氏大
司成 贈吏曹叅判諱湜之曾孫判官 贈左贊成
諱莱之女卽錫胄之曾叔姑也歸公一年未育而早
歿葬于積城縣北白雲里後娶咸悅南宮氏楕之女
府使悌之孫亦以庚寅三月九日先公卒享年六十

葬與公同塋俱 贈貞夫人有四男三女長熈績官止司議次熈胄郡守以公命爲世父僉正公後次熈緝叅奉季熈命女長適都事裵幼華次適護軍洪爾遠次適進士金龍瑞又有側室一男熈夏二女壻徐漢良梁深孫男至善至和至行至敏至憲至泰至重至厚至仁至健至孚至遜至信至愚至善實承重以學行薦方出倅南平行敏皆叅奉重武科萬戶曾孫男孝錫順錫壽錫顯錫永錫仁錫義錫餘幼孝錫辛酉進士而及公在生男抱玄孫焉內外出孫曾摠九十餘人郡守公以余嘗以通家世好屢獲拜公床下且有

以穩知公事行終始者要余爲狀又嘗問余曰若吾先親者在法亦可以得謚乎否也余應曰然官則一品壽且百歲其時銓部亦嘗以判府擬公 朝廷之所以尊禮公者至矣苟欲節公之壹惠以爲之謚者顧何所不宜且考諸 國朝耆舊長德之所受謚有謚之以靖者卽寬樂令終之謂也有謚之以胡者卽彌年壽考之謂也有謚之以懿者卽溫柔賢善之謂也有謚之以惠者卽柔質慈民之謂也苟欲節公之壹惠以爲之謚亦何所擬而不可哉繼而南平君汝所自爲狀及潘南朴公世采所爲墓石之文者示余

余不敢復辭遂取二文叅互刪添序次之如右仍
請易名之典于朝

忌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目錄

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　亡室李氏墓誌銘

舅氏申公墓誌銘　淑夫人墓誌銘

申弟進華墓誌銘　申弟光華墓誌銘

書舅氏申公墓誌後　內弟正字申君墓誌銘

李重賚殤子叔芸壙誌

女五壙誌

墓碣銘

宣川府使鄭公墓碣銘　敦寧都正申公墓碣銘

墓表

碑銘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先考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府君墓誌

維我先考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府君旣葬之三歲今　上十四年癸丑八月始樹表隧之石書其石曰朝鮮國兵曹判書金公諱佐明之墓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平山申氏祔左又鐫于其陰曰公字一正號歸川系出清風巳卯名賢大司成湜之五代孫領

議政文貞公埼之長子生萬曆丙辰十八中崇禎癸
酉司馬　仁祖甲申擢文科丙戌復擢重試自槐院
錄玉堂南床嘗薦史局嘗講署不能將入天官又目
居殿不就在　經幄嘗極言黨論亡國從甓覩符遣
司陞亞諫斥諫長之害入人窩穽老及久任喉舌
孝宗特擢公明敏可專界籌司遂進宰秩尋拔畿輔
有有儒名而且攘人葬者公不以其儒故廢法有西
隷從俘譯乘藉作惡公又悉摘寘之法至今　上壬
寅用大臣薦由貳銓遂進宗伯先是文貞公均賦紓
民有大惠于湖朝議謂非公莫可剏量遺法屬公宜

惠守禦使欽朝議又謂非公莫可任保障屬公前潢
事公嘗屢長一司歷六官爲司寇姤框自辟爲度支
庶司無敢用虛贋耗没前後主中兵者三爲最久紀
律愈嚴明乙巳受 命整理溫陽行宮冬赴燕丙午
償查胡已丙視倉安興還留守京 闕復判金吾丁
未庚戌遷管賑饑無非軍國重事者累堦至輔國大
臣已嘗推公待卜辛亥二月因單瘁疾日劇翌三月九
日不起享年五十有六嗚呼慟哉公資聰睿剛正風
儀高朗有至性懿行惇孝友篤倫理尤自盡於喪祭
共忠 君體國發於赤誠上匡下糾指切無隱至爲

良廷利除害尤皇皇如饑渴生平惡黨比偏倭孤介
特立於一切謗譽亏歛尤確然無毫髮動心居常莊
重簡默而至遇事燭察斷決人不可干以私配貞夫
人申氏東陽尉翊聖之女領議政欽之孫也 昭敬
大王爲外孫詰範明識式于內外先公五年以丁未
四月廿五日下世壽止五十有一後追封貞敬有一
女一男男錫胄文科弘文校理女適林川趙顯期生
員錫胄男久大方戱生員五男五女女適人者三男
正緯正紳餘並幼夫人之喪卜兆于楊根牛川酒谷
里文貞公舊宅之墟坐巳向亥距子婦全州李氏墓

千象勺謂爲俊才完南李公厚源亦嘗稱慕先考曰若其今乃眞才徐尚書必遠性至激亢無骫曲先考少與交甚驩中與先考論時事不得後乃大服先考其操文而哭先考曰我戇而狂間有崖異公能容我不以介意頻相知心獲全終始雲雨場中希有之事其稱先考容止則曰隋珠崑玉光照一國衛玠車前路人拭目稱行義則曰繩其祖武旣孝且友出而事主盡臣之道稱才明則曰無幽不燭若鏡新磨凡君管內事絕虛誕稱誠慤則曰鞠躬盡瘁靑史攸聞不圖今日親見於君每値朔與望徐公必來拜墳筵長

皐出涕至塡池乃已金學士萬基素不習於先考人人所知也時掌制撰　賜祭之辭其曰父作子述覩畫精密民徭均一蕪蠹屛絶者稱先考宣惠之法也雉壘雲峙庾廒山積鍜戈穀甲冑有弗帀者稱先考守禦之績也三膺簡命首尾十載號令整肅威以克愛者稱先考司馬之政也人臣立朝殉國者鮮救習所狃或占身便卿則不然公耳忘私挺特勇往曾不詭隨此終稱先考拚身奉公之義也宋相時烈亦始不識先考聞先考喪乃慼然語人曰誠於國才於時今無人矣噫此豈非先考之至性懿行自有所感乎

人而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月省于墓晨謁于祠仁及
跡感無間功緦此永安洪公桂元之辭也二連善居
子羔泣血奉先追遠盡誠盡節此趙君顯期之辭也
論公堅確金亦銷鑠持此行世目無昂鑊又曰惟彼
戕穀甲兵刑獄惟難惟劇悉於公屬快手游刄布若
河決縣吏情敗乎負霜雪此金公震標之辭也此皆
鑿鑿指事據實非爲空言靡溢而已豈不有愈乎待
其家之記乘而後爲之言者耶始計之上聞 上震
盡至甚夜久臨軒歔欷未已爲賜謚至澄而大臣則
曰直道正色人所畏國所恃今其奈何樞宰則曰意

趣盡矣公事紊矣閭巷小民則曰賢宰相逝矣群從活我矣以至流氓丐兒相聚而哭於庭如市而曾所受恩於軍門而幾死者亦自爲文哀哭而奠焉此李平之嘆廖立之泣眞復見於斯世也此又我叔父淸風公諱佑明歷叙上下傷悼之辭以寄哀焉者也叔父復述丙子避寇時事以示不肖錫胄曰當虜陷江都伯氏與余負慈親涉氷雪望海而走絶食已兩日追船或不及或及又未登適遇一船船中人亦已滿矣且發不可復載伯氏謂余曰汝奉慈親守此巖石日沒則擧火我將以誠乞此船船不來是我死也遂獨投

艙艫間舟旣過別嶼伯氏乃求哀於船人請同泊以濟老母船人曰吾向水營無同泊理伯氏曰如此卽卸我遂將赴水船人動容慰曰我請與生員同廻船廻而日果將没矣嫂氏抽橐中寶釵以謝船人船人白我感生員誠孝豈爲受此物乎噫方溝壑在前白刃在後若微吾伯氏至孝大勇誰得以辨此耶伯氏時纔弱冠此非汝所及知也先考當戊戌遭文貞公喪巳亥又遭尹夫人喪至辛丑二衰當闋矣先考復加持蔬素居外室以終　孝廟方喪此亦惟我叔父與不肖男錫胄所知者也先墓之在平丘去　寧陵

爲丨里先考於四時上冢頻乞暇如不得假輒自求祀寧陵仍馳展平丘每節常然至辛亥寒食又然未久而遂感疾此又叔父哀誄所謂向日祀陵之請實忠孝如一之至情而今而後此行難再人孰不爲之咨嗟永嘆而繼之以涕泗者也嗚呼慟哉與同氣有隆愛推之族戚雖至疎遠皆各有恩意至有提育童弱以至决科第立名者與故舊死生不變推之於其遺孤生則憐恤病則繼以藥死則辦其喪嘗有迫於貸而鬻子者以羨於嘉肺者償之以復完其母子在貧女年皆踰卅而不能嫁者三人爲辦裝以嫁人

莫不感其篤惠　上之幸溫泉將設科也其屬軍班者多賣人子日夜伻人取金於京爲行賄計及聞先考典試又日夜齎金不待試皆遣歸其總禁旅也一經都郞則輒盡識其身名才技以至馬蹄蹤肥瘠亦然嘗坐刑部有荷校而入于庭者先考遙見謂曰此富平吏也左右試問之果然吏自言曾賣牒詰畿營一謁而退計日月則已十稔矣人莫不服其威明都下至爲語曰古朱悅今復出悅蓋麗朝典理稱方正者云爲文辭明白激切朝家每値南北機宜必待先考定著咨札筆法極遒美嘗書屢　朝寶冊東陽公

書品爲東方鍾王臨終戒先考書公墓石春沼申公
最郎東陽公少子也文章甚高嘗稱先考曰金兄悟
於文者若不爲時務奪世無匹者矣少也偶學射能
命中旁曉音律此又皆先考餘藝末事蓋有不及具
載於表隧之文者矣噫當先考之在朝也時議日潰
若峽倒河盪奔決四出先考直欲以一身障其間
雎盱撼撞幾不可保久而後乃稍稍嚮服及先考棄
背而人愈益服先考之秉公持正雖忮忌仇怨咸乃
一口頌先考不衰此亦何異夫背坦履傾以御折軸
而後始識良造之爲功者哉嗚呼慟哉錫胄前娶李

氏即右議政完南李公之女後娶昌原黃氏義州府尹一皓之女久大即黃出也生員三女已適人者長適順天金魯得次適完山李郿次適慶州李寅煒並士人荒迷哀隕穹壤茫茫援撫遺烈闕漏爲多辭欲約而不欲夸者亦先考制作之遺旨也嗚呼慟哉不肖男逌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世子侍講院司書錫胄謹書 皇明崇禎紀元戊辰之後四十六年癸丑八月日埋誌凡八片

亡室孺人李氏墓誌銘

余既爲亡室孺人狀將丐人以銘其藏既而復念曰人之爲之銘亦將据吾狀焉苟吾書之以實斯可矣何丐爲且吾之書之也非敢有私乎亡者也吾祖父母年既耋矣閱人多子孫又蕃矣猶獨稱孺人爲甚賢吾父母亦曰是善事我此足以見孺人之孝矣吾內外叔妹甚盛孺人處其間終始無少失使人人而稱孺人此足以見孺人之和矣凡世之名才慧之婦者類靡靡然爲聰明孺人獨不然能擇辭而說非所當言終日嘿如也凡世之嗜珠玉服玩之好者婦人之性類然也孺人則獨否嘗舉小學馮氏婦之事以

爲戒且善誦內訓古列女傳語玆數者皆足以書吾非敢有私乎亡者也至若縫剪之工幹治之能莅僕御而莊者皆事之細不足以書也唯其優於德而嗇乎命旣促其壽又無後焉嗚呼痛矣余又安忍而莫之書也孺人李氏 國姓廣平大君諱璵之後父曰右議政完南府院君諱厚源妣曰貞敬夫人光山金氏吏曹叅判諱槃之女沙溪先生諱長生之孫也以崇禎甲戌閏八月十一日生其生之日日與完南公同公甚奇愛之十四而歸于淸風金錫冑舅曰都承旨諱佐明大舅曰領議政諱堉歲丁酉錫冑魁進士

奉觴上祖父母父母壽孺人偕焉以翌年戊戌五月初一日卒得疾不起與錫胄居者僅一紀吁短哉其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揚根牛川酒谷里坐丙之原是吾祖父母夙昔之所居也銘曰

虛若右則吾室吾與君俄然失其相依者與天罡

舅氏咸鏡都事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最字季良平山人東陽尉諱翊聖之第四子領議政文貞公諱欽之孫文貞相 仁考贊中興東陽尚 穆陵女貞淑翁主復貴重焉蔚遂學世養顯休至公而幼奇邁夙達十七中崇禎乙亥進士第三戊

子擢 庭試卽補承文院俄薦翰一錄南床在叅列
職淸而文靡不踐未幾公仲氏副學公嬰世禍公遂
亦自求罷屛居白雲吉之下依近先隴以自遣久之
叙典籍癸巳出監狼川縣一年又罷又一年而北調
咸鏡都事公自遭家難內隱畵次骨往往被酒泣下
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且素患脾弱自婁淪斥而尤
不適水土及還疾彌劇以戊戌正月歿距其生萬曆
己亥享年纔四十嗚呼玆可謂位而壽也耶然是有
命焉固無可如何若公之所自有盖有不待人以貴
不與亡亡者矣公天性孝友生平耻近名和易任眞

而至遇人當其意輒輸寫洞豁意氣偉然於學少而能博弱冠已通易禮明於象數旁及百家衆技無不淹貫尤長於古今紀史能悉其政法典章本末損益又能善推論治亂之所由亹亹乎其言之也於爲文天得獨至奥皱而有軌法尤工楚人語幾乎化之者公在說書嘗首疏論新政先務　上褒納之爲命録其要以進在史職　上嘗夜引講官從容論程氏心學圖卒莫有對者公爲越席前指陳介介　上在東宫固習知公文學及是輒稱善爲留公賜醞夫以公所蘊蓄苟出其一二猶足以壓一世卒厄於時而莫

能施噫悲夫豈非其命也哉始公蚤有盛名儕者咸籍附翊翊以自重而張公維鄭公弘溟俱先輩鉅人雅亢貴鮮許可至見公所爲咸嘖然以爲奇也公亦自才其志蘄欲一發施見諸行事及中見廢與時抹摋而其所受媢忌逾它人最所籍而附者又皆反擠公不置不知公已自甘於窮厄而無復有當世意也公嘗欲述本朝諸世家卿大夫之業倣諸史著其善惡未成然尚有十一原論治法童觀録論易範家禮附説論四禮其它詩文號春沼集者又累篋皆必可傳無疑其所以壽公聲施於後世者固於是在也公

娶青松沈氏校理熈世女有二子長儀華亦進士第三次範華七女正字權斗樞士人韓伯箕金奐權頔其婿也餘幼公卒之翌月葬公于廣州渉阜村寅鄕之原距文貞公墓西南百步既葬一日沈恭人召公之甥嘗受學者清風金錫胄泣而謂曰知吾良人之志者子也子其銘因復泣曰吾婦人何知然嘗記吾良人與子共語及古賢人志士之恒無命爲慨然傷之顧謂子曰知吾志者雖汝吾死汝當銘吾婦人何知然未敢忘斯語子豈忘之乎余聞而悲泣不敢辭進士君繼以狀授余爲銘銘曰

有美玉於匕雖埋沒棄擲於尋常然其所發耀照燭物亦不能掩其精光吾又安知後之不取而爲瑚璉爲珪璋施諸宗廟與明堂嗟公文亦若斯而又何傷

朴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朴氏系出密陽縣監諱 女昷之女僉正諱宗賢之孫高麗上將軍思敬之後文化柳希鏗之外孫也十七歲歸于沈氏爲領議政南坡公諱悅之子婦弘文館校理諱㦙世之繼室累封至今人又二十歲而遺校理公喪以校理公嘗錄請 社從勳 贈承政院都承旨夫人亦遂稱淑夫人云當沈氏之盛也

南坡公以名宰相處畀軸校理公以南坡公子復擢
明經出入天官玉署左右 人主華耀顯奕爲一世
所豔慕而夫人盖嘗愉婉肅雝於起居饋饗之間與
享其榮矣及校理公先下世南坡公繼損館舍夫人
創鉅釁苦常以死自處喪制既闋猶啜蔬持縞至十
餘年不變則人莫不歆夫人之操節方校理公始歿
諸孤皆藐小長者纔象勺幼者在襁褓凜凜若稚莖
弱苗之未易柯且葉也夫人辛勤提育以長以室以
子使皆有以自立則人莫不嘉夫人之能教親鉶豆
以奉祀祭至衰老不懈飭僕御制悍惠順以持門戶

則人莫不服夫人之有孝有禮有恩有威而至於宗黨懿戚之貧窶無依者輒矜恤施捨或館而居之則於是乎又莫不頌夫人之義曰是賢智之士之所難也余丙舅平山申公最之室即挍理前夫人之女而夫人之所撫養而嫁者也余有亡友字伯衡名機者即夫人之仲子也而且余少寓于漢都南麓之下間北垣爲隣者即南坡公之舊第而夫人之所宅也故余嘗從舅氏固已聞夫人之節如此而繼從伯衡復徵夫人之教如此後又從里閭族親之所誦益信夫人之孝義如此嗚呼此其女則士行雖以北之子政

所列而載之者其〻矣愧也哉夫人享年六十有一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其子郡守樞曁弟權等以校理公
所葬楊根舊兆有齒咎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大遷于
原州治西劍丹里亥向之原與夫人同壙夫人三子
又有一女最長適今全羅觀察使申最亦三子一女
而申妻及仲子名機者皆先夫人早逝矣一日郡守
昆季俱造余山居謂曰先考之塋也則既有姊婿申
公之文矣今附葬先妣而申公已逝無乎可以託銘
者子既與吾兄弟友且同井里乎。其爲銘余曰敬諾
遂謹次所嘗耳習於平昔者以爲銘而凡校理公族

系爵官子姓婚娶已見於舅氏之文者皆不復載銘曰
叔世浮榮榮也曷美汝全汝名愼厥進〻亦我聞夫人以此詔子我爲斯銘銘庶無愧

申弟進華墓誌銘

申生紀明名進華平山大姓高麗太師崇謙之後曾祖諱欽 仁祖朝上相祖諱翊聖 穆陵駙馬封東陽尉兩世俱以文章名考諱炅成均進士以節行著稱妣淸州韓氏亦大姓別坐岦之女也紀明生而耿介長則頎然秀邁早失怙能自勵知學踰冠即擬小

科其遊泮能棘亢不挫及病勞火將死乞戒身後暨安老毋慰兄諭弟能一一明白中道理生於仁祖乙酉死于庚戌閏二月初六日得年僅二十有六噫可惜也夫以吾外氏之族茂而衍今諸子弟之年少有才氣成就以朝夕冀焉者而卒多夭何也儀華瑞明能世其文藝既獻賦釋褐矣遂以其歲死即紀明之年也紀明弟光華後紀明二歲而生者又後紀明二歲而死亦紀明之年也噫可惜也紀明娶順興之安幼學應運女有一女紀明於余外從弟也嘗問學於余余乃今爲紀明誌又可悲也銘曰

雲吉麓二江會朝則震頁以兇祔于祖隧納而盖雖陵爲谷尚勿害

中弟光華墓誌銘

秀才申光華平山人文貞公諱欽之曾孫東陽尉諱翊聖之孫成均進士諱炅之第三子也生以丁亥九月十四日死以壬子閏七月初一日葬以八月廣州菘阜坐丑之原誌以内兄淸風金錫胄斯白之辭銘曰

汝兄死廿六汝又死廿六多疾而年促未娶而無嗣繽天道之失培覆而善良之無所最雲吉之麓有葬

以族歸汝骨肉汝安汝屋

書舅氏都事申公墓誌後

維我舅氏都事春沼申公其始以戊戌三月葬于廣州菸阜村先塋之側甥姪清風金錫胄實爲誌後因水害改卜楊根郡西長板里吉谷背丑之岡至己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甲寅奉遷以窆錫胄又益書于前誌之末以記兆阡月日子姓生死曰公長子儀華以壬寅春擢文科隷槐院補權知正字以其冬忽感疾丙夭長婿權斗樞仕爲司憲掌令以庚戌病逝此皆有藝能器識可嚮用者俱奄忽不遂惜也範華娶尹

以儉女南原其系也韓伯箕蔭調司寇郎與權頔俱進士也金奐前持平與正字同壬寅文科也士人安陞士人羅晩相郎前志所稱餘幼者二女之所適而其一尚未字也正字前娶郡守海平尹勉之之女有男女各一男輔女爲士人朴掾妻後娶崔無子權樞七男三女益興益昌益震餘幼金奐一男三女權頔一男三女幷幼亦可謂蕃而未艾者矣噫自戌至酉十二支纔一周矣其人事之嬗易存埸豐瘁已不可殫言如此噫其可感也已門人甥姪通訓大夫吏曹正郎知製 敎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淸風金錫

胥謹識

内弟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申君墓誌銘

内弟申君瑞明之沒今已十年矣當瑞明之疾革顧余而請曰兄幸誌我余泣曰諾旣諾而又久猶未就忽忽今已十年矣十年而猶未就則余又懼其終不就焉而食與死者言遂抆涕而爲文曰君平山人名儀華瑞明其字吾內舅春沼先生諱最之長子吾外王考東陽尉諱翊聖之孫領議政文貞公諱欽之曾孫也靑松沈吏部諱熙世之外孫領議政諱悅之外曾孫也沈安人以丁丑二月初五日生君于喬桐寓

舍君幼時有氣骨奮張騰踔不可羈靮或搦杖指劃
作戰鬬狀亦或陳設俎豆爲揖遜雍容家人莫不奇
之受書甚早而亦未嘗見其一日整丌几諷誦余所
記者只先生嘗自內翰書出督受君曾傳暗文盡卷
而已然君實獨自沉淹墳籍已無所不窺辛卯冬先
生遭家難棄官歸廣陵君隨往至壬辰首夏余舂糧
東出謁先生于白雲樓上因進余所爲詞賦數篇以
求教先生謂曰此間亦有文通彩筆手仍出春愁賦
以示之卽端明所著作展已覺雲霞滿紙矣余遂與
君約同爲舉子業是冬余又來廣陵謁先生仍留一

夕大雲先生命余二人賦之君遂倣司馬長卿上林語極宏麗至數千言近代詞賦家所未有也甲午又與余同覩國子試余魁解額君中三等及赴會試君遂擢進士一等第三人而余獨不利先是文貞公及春沼先生皆進士一等第三人而君又中第三人以爲是第三進士乃君家青氊是踰於第一矣大提學李一相實掌其試每誦瑞明賦中一句空舘闃其無人夜凄清以微雨此豈烟火食者語耶戊戌正月先生自關北解官還京未久感疾遂棄諸孤至庚子君服闋奉大安人歸通津通故饒魚稻有江湖之勝君

撤白雲樓材移搆以居日讀書其中暇則爲弋釣登
覽之樂者盖歲餘又偕余京師爲舉業文日益勝而
賦日益工壬寅春君遂登高第分館隸槐院爲權知
又以註録事變供奉堂后至數月君素豪儁樂酒無
傷生之戒余甞竊訶之曰汝不讀獻吉李衡州誌耶
君輒微笑而已然君終以是病嗚呼惜哉是歲八月
君偶感風而咳嗽益不瘳至十月廿一日曉君送人
急報曰弟夜暴汗幾絶余馳往見之則病已不可爲
矣又二日而君竟不救君死之日朝忽自語謝太安
人曰子不孝先背慈闈死矣又召長姊曰稚子之在

禭襚者恐不育姊幸憐而與啖食䴢其妻出曰不絶於婦人云吾終也愈後執余手而噫曰兄嘗讀屈原天問註𢬵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此何語耶朱夫子所謂入於東復遶於西滲渴而升復出於高原者又何耶夫人與物爲萬而理則一也游魂之變或能復寄於人如水之復盈於西復出於高原耶今吾之死非吾命也天之廢吾門久矣吾已知其不支然吾有志且非無才者今不幸夭死或者天其憐吾使復爲人以終展其所未展者耶又言曰先人遺草之在篋者以付兄余愧子遷兄其爲侯芭矣余所著有

某某篇稍合作者之旨兄若泐之先人遺草之後亦
可知余之所存矣言止而已冥然逝矣鳴呼惜哉鳴
呼傷哉君初娶海平尹氏郡守勉之之女觀察揩泰
升之妹生一男一女男輔輔娶士人姓尹之女女歸
朴瑑繼娶燕岐崔道源之女生一子即君之所托於
長姊者尋以痘夭死君既沒卜葬于廣州莎阜村春
沼先生墓前三步其後或有言水泉之害者君之胤
範華奉遷先生安厝于楊根治西某谷輔亦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改君之兆宅君家世世稱文章至君蓋
亦有獨得於天性者其所爲詩文俱藻采煒·煜筆法

姿媚又喜爲丹青能設色描畫人得其片幅者輒藏去以爲寶其爲人則疎朗博達耻爲奇衺黯𧶽之行而居恒好談兵家語上自臏武下至戚氏談說偉然眞一世奇男子也而厄於時屈於命位歷一命年僅二十六終抑菀而死觀臨死一言亦足以槩識君之平生者矣噫使瑞明旣死而名不傳於後者是後死者之責也是吾輩責也遂爲銘曰夫椰子天對所謂水環而復盈者卽西竺輪回之餘旨世皆不以彼爲信雖然太陰紘而海潮縮海潮縮而天雨至者此又何理耶吾儒之論則不然亦唯曰日往而月來寒往

而暑來陰陽之道一屈一伸噫旹君之門嘗貴而盛而今衰廢巳久矣吾又安知其不復貴而盛乎昔君之族嘗公而孤而今爽於艮巳久矣吾又安知其不復公而孤乎往矣其將來矣乎屈矣其將伸矣乎吾爲吾崇明惜其才哀其命執奠於身後者其在此而巳乎其在此而巳乎噫

李重齋殤子叔蕃壙誌

李友重齋喪其子叔蕃巳三年矣猶戚其容憯其心嘗請余而語曰子其爲蕃兒銘余曰諾後重齋宅即慨曰子胡不爲蕃兒銘因復語曰蕃兒生壬寅而死

庚戌是踰乎禮之始稱下殤者纔一歲是猶爲下殤爾第其質至謹厚內則又聰警學字不滿卷已自通書辭綴詩句不幸以痘死死之日尚能呼其兄使濡筆命書問候於其外祖以其外祖方幸於南也而南不産梨爲褁其病中所餌一大梨寄傳於其外祖曰旣暮氣息掇掇而精神尚炯然不亂吾勸之藥則曰今日藥如從耳中下吾死矣飮藥何爲氣愈微聲漸不續也而吾附耳呼之則必謹應嘻嘻瀕危垂絕提將抱護之際父子之情其何如也夫重賚之言其子者如此此不過二三語而已然其夙慧若老成臨死

若平生而仁孝溫粹之性又自有過絶於凡兒者如此宜其爲此父者之愈久而愈慽慽無已也余亦十年之中三哭殤焉其所以旣爲重賚諾而久猶未能就者盖亦有所不能不自惜於心而筆不能爲之下者悲夫悲夫重賚名啓勳廣州人 宣祖朝名相諱浚慶之後今掌令休徵之第三子娶杞溪俞氏清道郡守棫之女清道公卽蕃兒之所寄饋以梨者也是爲誌

女五壙誌

余年廿八而始生女生三月而失之 而始生男七

月而失得久兒後連生二男三女又輒不育而此兒則以丙辰二月生者也學語琅琅能握匕箸辨乳食又又性頗慧而體完若可育也至丁巳臘月遇暴寒作喘投藥不效以十五日夜不救噫慘矣兒之初生也余適得危疾不省過二七之後家人授之乳婢將養于閭家抱兒始示余一面而去其冬余出僦安國坊與兒所養之家不遠又令抱來終一夕遣之余既數失子女恒怵然不敢爲道膝孩笑之歡又縻職務晨夜無閒暇可就見也至十三日聞病甚始往見翌日益劇自闕下馳入見之其夜臨死又見前後見兒

百者五而已兒始未有名旣死乃命其名曰五記其女子子次第且以識吾之見汝者亦只五而已悲夫

墓碣銘

贈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嘉善大夫宣川都護府使兼淸北防禦使

鄭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倜字大哉系出延日高麗忠臣圃隱先生夢周八世孫曾祖 贈判書世健祖 贈承旨震考 贈判書明善妣 贈貞夫人南陽洪氏僉知彥悌之女以萬曆乙未生公中庚申武科丁卯在江都 扈駕

拜宣傳官戊辰陞堂器三鎭巳巳渡耽海通判濟州五閱歲始遞旋西守价川丙子以御營把摠復 扈駕南漢丁丑由都摠經歷進秩通政後連守瑞興寶城穩城以治最進秩嘉善入爲副摠管除寧邊病未赴赴渭源未幾遞又連除釜山滿浦兩僉節制使釜近浦倭滿隣山戎俱南北要重地也又爲淸北防禦使兼守宣川最後出鎭白翎島踰年而歸於是公年巳七十矣公體魁健饒武力自少跋履邊塞出入山障海戍至白首典六七大郡治理著聞表裏廐馬之錫相隨續獨不得一提閫鉞稱帥首則爲可惜也公

有至行事偏母盡孝母夫人素嗜魚膾公謂市遠則
味變輒自荷橐晨徃四十里買魚及朝餐而歸雖亨
冬亦輒解衣入水探蘋藻得魚以進嘗從嶺帥赴蔚
山聞母夫人有病將歸帥借公騂騎公以爲馬不如
吾脚遄辭遂疾步五日而至家後遭內艱襄奉饋奠
一以至誠躬土石手刀俎廬于墓三年不懈噫世或
訾武人徒伉健耳鮮愷悌之實若公者行庶幾古之
王庾而其能飭謹淳篤固天性然也公以崇禎後丙
午三月卒既卒 朝廷遂褒公行誼特 贈漢城府
判尹公夫人卞氏僉知應禎女卒後公五年壽七十

有八有一女二男女適水使崔廷顯男長曰昌翰武科僉知次曰洪翰亦武科都事男泰望女一適朴大輝一適鄭佶者水使出也男碩徵泰徵女一適盧世楨一適申泰萬一適鄭世翊者僉知出也女一適李熙泰一適洪命相者都事出也曰至翰曰聖翰曰相翰者皆公側室産也內外孫曾男女多不載銘曰人言求忠必於孝門我得公孝于忠臣孫謂武矯矯而質肫肫我鏡公行以勗來昆

有明朝鮮國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平原君行嘉義大夫敦寧府都正兼五

衛都摠府副摠管申公墓碣銘

公諱埈字仲遠靖 社元勳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景禛之次子幼穎邁出群甫踰冠中萬曆戊午司馬至天啓癸亥平城公、翊戴我 仁祖有張富平丙博陽定策之勞仍摠制宿衛兵父子兄弟四人同一日封功臣公亦以功當封平城固謝曰兒子何功而復封乎遂獨不封罷原從別選中直敘六品爲司僕主簿轉忠翊府都事丙寅陞折衝僉樞丁卯以內乘 扈駕江都還陞嘉善拜利川戊辰移鐵原以捕劇盜陞嘉義同樞兼摠管庚午拜中和癸酉拜長湍凡歷四

都護治皆有聲於淄復兼防禦大得上心任滿又仍
公一朞乃歸丙子冬西報急公方奉母趙夫人赴公
伯平興任所於嶺外旋聞　上已被圍南漢而下城
公日夜　休兵雉櫓間疾馳而歸歸則寇閔不可入和
事既成金人急索諸公卿子爲質公遂陪　東宮以
敦寧都正不去職而行未越竟遘疾歿于永柔旅舍
崇禎丁丑三月十七日也公性豪俠樂義且練於機
事積有勲勤五六歲之間登歷緋級㫌　國家尚功
叙伐之典然也而遭罹寇戎未克奮展卒㪯復于道
路得年僅四十嗚呼惜哉以同年四月返葬于衿川

治東三聖山後乙未改窆其南百步亥向之原公前
配咸平李氏庶尹徽元之女蚤卒無子別葬廣州實
村坤巖里後配漢陽趙氏判官國俊之女柔婉貞靜
事君子無違德公歿而撫育稚孤皆有以成立長男
汝哲爲授參奉次汝哲擢武科官判京兆爲世瓜牙
臣當夫人歿年旣親見京兆之貴顯且饗其榮奉也
而必戒曰爾廉爾謹爾務公正噫可貴也夫人生于
乙巳歿于丁巳享年七十有三葬祔公墓之左參奉
三男二女琢獲生員玧早夭尹志淵朴泰遠其婿也
京兆一男瓛一女進士金演其婿也始平城公有二

弟其季曰東城君景禋卽與平城同日封者也東城
無子嘗欲以公爲子未及請而公先卒東城繼逝後
有大臣建言繼功臣世絶者用東城雅意遂以公爲
東城後公旣後東城遂加　贈平原君而平城公之
二子遂亦皆稱君矣平城公之考曰都巡邊使砬郞
癸未討尼胡壬辰死于忠州者也巡邊之祖曰吏曹
判書鎰卽己卯名賢諡文節者也文節之曾祖曰左
議政槩配僖黃許與致太平殁配　莊憲王廟庭者
也此皆系籍平山申氏于高麗太師崇謙者也此可
以考公之世也是爲銘

有明朝鮮國嘉善大夫行僉知中樞府事兼五
衛將南公墓碣陰記

宜寧南君斗長書其祖父僉樞公姓系官爵乞銘于
淸風金錫胄曰吾南嘗自麗顯入　國朝有諱在以
勲相　大宗其孫諱智繼以陰相　世宗此於吾祖
爲五世祖諱俌副正諱忭郡守諱世準叅判諱應老
郡守此卽吾祖之高曾祖禰也郡守娶宗室匡山副
正銓女密城君琛後也生吾祖吾祖始以蔭仕　宣
廟壬寅　仁穆后將受册正位有將事勞特陞通政
拜僉樞又用耆年陞嘉善　后父延興公卽吾祖之

外舅子也吾祖妣金夫人卽　后之父伯姊也方光海主幽　母后覆　后族吾祖因自遯畿庄歿於乙卯壽止七十有三金夫人用悲哀繼歿於是冬享年六十噫吾祖父祖妣之葬已久墓石無所書敢徵公一書已而南君復泣曰廣州治南陰村里有原向坤者卽吾祖父之兆宅其左則金夫人祔其右則元配任夫人之所擬祔而未祔任夫人始葬高祖副正墓之東麓去吾祖墓百步當乙丙間怵於禍不遑啓禍既除日月寖久又不敢啓此吾父吾伯父之所含痛沒世也任夫人有一男泂吾伯父金夫人有一男二

女男即吾先考官亦止僉樞女適察訪李挺然士人
李好益伯父子三斗爀府使斗煜斗熽女二邊以澤
金洽其婿也先考子二不肖曾官司禦吾弟斗徵佐
郎女一左議政鄭致和其婿也內外諸孫至八十餘
人錫胄曰噫觀南氏一門事則可以徵國矣塗葦顯
而與榮金墉禍而與辱其榮其辱豈不係 國之興
替哉南君且言 后旣復位慈極嘗謂曰南叔謹厚
長者無妄語吾常敬之今吾賴 宗廟神靈得復覩
天日恨不令吾南叔見之爲泣下沾襟噫觀 聖母
數語之褒即可以得公之平生矣請以書諸石以詒

後餘固不可盡書僉樞公諱挺華字國實南君之考其名瀞云

墓表

亡友沈伯衡墓表

昔余始遇沈君伯衡於春沼先生之門君時年纔十四五眉目疎秀長身玉立類所謂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𦣦者罕言笑舉止溫雅可愛余於心固已內奇之尋又從先生於辰溪精舍因與君同榻者數月及還京師君又與余同里而居比隣遂兩相欵密而每於風雪之辰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又必與

君同焉余於是益有以知君之恬介粹潔殆古狷節
之倫而非今世人也君於文不學而能詩亦閒澹有
趣至爲古詞賦遑遑發之天機曠然有同死生輕去
就之遺意一時攻文之士皆自謂莫及顧君嘗苦羸
病肺久而益甚知君者莫不愛其才而憐其病君亦
自念淸弱難以久長常有幽棲靜養之志而尤沉潛
於脩煉家言竟以勞火自廢者數年己亥秋挈家歸
先壠爲調疾計已而還就醫京第遂不起盖君歿而
年止二十一且無子堂有太夫人已老矣聞君之歿
者又莫不惜其夭而哀其命之窮也君諱機青松人

祖諱悅領議政考諱僴世弘文館校理 贈都承旨
母密陽朴氏縣監安鼎之女也生七歲而孤事太夫
人以無違和於其兄姊友且義於其弟始太夫人自
去校理公喪猶朝夕毁蔬者十餘年君居恒憂念不
已及病且死猶涕泣以爲言其誠孝之篤如此君以
已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以翌年三月丙辰將葬于揚
根嘉佐谷負乾之原先兆之次其兄汝斗以余於君
有生平之歡遂以太夫人命俾余書其墓且曰願藉
是以慰吾母余聞而爲之流涕嗟乎情之所至生死
豈有間哉今伯衡縱死死而有知必不一日而忘太

夫人夫以太夫人之愛其子又何忍以悲其亡而傷其生以重憯已死者之心乎太夫人於此亦必知所以自寬抑者矣吾請以斯語表之其墓庶幾以慰太夫人而且以慰吾亡友焉悲夫悲夫

朝鮮國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李公墓表

昔余嘗從先大夫入東峽訪迷原路過清江李先生墓碑下爲之愾然懷思而不能去自先生墓南踰小岞崿得一洞谿有清潭激石掩映花樹間先大夫謂余曰此即吾友李心甫所卜築名亭以綠水者也未

歿復得公抵先大夫書言朝夕當投紱歸臥吾亭盖公方宰延安時也過四五年後余復過其亭林木依然無所改公則已下世矣自公歿十餘歲先大夫又棄不肖兩家子弟日益孤露公之二子徵明徵夏獨時時過余余輙記先大夫每從綠水亭前過悃愊無華憶李君之句亦未嘗不愴然感而潸然出涕也今二君乃以紀公墓之文見屬余又何可辭遂撮公官系始卒以書于石曰公諱蕙雄全義人心甫即其字清江先生諱濟臣即公四世祖也曾祖諱耆俊正字贈贊成祖諱重基縣令 贈議政考諱行健文科同

知　贈判書姚青松沈氏公幼在抱已自指畫文字
在齔已謹飭老成雖在儕輩嬉遊亦斤斤有特操甫
冠登國庠後十四年而　薦除康陵叅奉明年庚寅
孝廟郎祚中增廣別試由槐院遷說書陞正言在諫
院則由正言二至司諫在玉堂則由修撰至應教屢入
天官而皆辭避不肯就顧屢請出外初莅平康永同
兩邑而已亥由應教擢授東萊陞通政辛丑由延安
陞觀察本道其歲適大侵自損常食盡心賙賑已聞
大夫人有疾解節省覲未久忽遘疾以閏七月初一
日卒于城南居第得年僅四十有二公爲人溫粹外

和內剛孝於親睦於家許於操入至當事是非卞淑
慝一裁以義理故其在言議之地甚有鯁直聲當痛
斥尹善道詆擊諫臣之非又嘗告 上曰北拓宮醬
治馬埒此不爲 聖德累乎文極言諸駙馬不宜止
宿禁闈 上皆嘉納其在萊也館倭多徼利肆喝公
嘗援約格之一日跳館出四掠公 啓于朝請以檄
詰島主文請毋狃弱亟用兵戈以詰其違約會倭人
偵我有戰備卽收戢如故而 朝廷乃咎公挑釁下
獄尋釋之然論者皆謂公理直辭壯有足以奪敵之
氣而折其奸者矣公配達城徐氏 宣廟朝駙馬景

壽之女生二男卽徵明進士徵夏四女進士沈灌士人李世熈鄭重震進士韓世良其婿也徵明徵夏皆有一男二女幼沈一女適趙泰壽李二男良佐漢佐鄭一男韓二男亦幼公之葬卽楊根郡西古同山之麓坐艮之原距淸江先生墓廑百餘武而卽公之爲潭石花樹生平之所欲返其身而倘徉諸亦五里而近焉噫其可感也巳

贈貞夫人金氏墓表

今大耋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昌寧成公樸之元配曰 贈貞夫人金氏淸風 望族其考曰 贈贊成

諱棐王考曰 贈吏曹判書諱德秀曾王考曰 贈
吏曹叅判諱湜其舅曰 贈判書諱文濬王舅曰一
贈領議政文簡公諱渾曾王舅曰 贈吏曹判書諱
守琛 贈叅判公者卽世所稱巳卯金大司成與趙
靜菴俱倡性理之學受北門之禍者而 贈判書及
贈領議政文簡公者卽世所稱聽松牛溪兩先生父
子俱以道學名世而聽松又受學靜菴與大司成俱
被薦賢良者也夫人自幼失怙恃依養於伯姊任氏
婦任氏婦素饒懿範有古烈女行箴線酒漿之外復
授以丙訓小學諸書及笄而遂歸之成氏兩家俱舊

門名德而篤於世誼醮饗畢而公姑之喜可知也而早嬰羸疾無子女以萬曆丁未六月廿五日沒距其生丁亥得年僅二十有一而其葬則在積城紺岳山北白雲里坐巽之原知事公少以蔭官歷官郡守僉正至八十陞通政敦寧都正陞嘉善同知又十年而陞資憲知中樞已而 朝廷復推恩高年進今資者又五年夫人稱淑夫人貞夫人者皆從公貴也公繼室有四子長應績司議司議有子曰至善能世其學有文嘗爲誌誌夫人之竁且謂錫胄於夫人爲曾姪孫而於 贈贊成公爲四世也屢遣人徵爲文以書

墓石爲噫彼莞者喬松千載杈枒其操凌雪其高掩
霞唯此蘭蕙夭夭其華風妬霜薄凋落可嗟或堅或
脆或脩或短或少或多或錯而不齊者情固然矣理
又何耶噫

八代祖奉常寺正府君墓表

公諱蓋字壽翁系新羅籍淸風遠甕季彌顯隆將淸
虜相侍中祖曰瀞仕殿中考敬文德淵沖秩校尉娶
吳宗自忠從首陽從表西海海渢渢爵扶輿產氏公
廿有七縣泮宮擢文榜伯勵同耆爲季亦武雄曷及
弟虎從龍聲一日振春客㢠中丞刺安東褒廉平埒

黃龔長太常齋祀供宣德降弘治終癸丑周維夏凶
西高山高以窿負亥原若堂封公所藏氣蔥蘢配
國姓姬肅雝祖讓寧侶泰雍槃三胤夙哲聰伯叔弼
學力攻而早夭翼未翀仲無嗣親所恫季終弼詩以
工嵯巉巖上有楓以自號潛章縫有孫湜道早遹魁
賢良倡儒風嬰禍酷受報豐根榦固華葉穠世簪佩
鳴璁瓏忠簡節折奸訩文貞業卹良功繼兩嗣爵又
崇長輔國摠兵戎次 國舅恩澤洪生任姒毓 聖
躬祚千百揖揖螽嵗湑灘月黃鍾孫錫胄迹遺蹤豈
山石琢而礱文以鐫詔無窮

鄭生孝先墓表

東萊鄭生孝先初名仁先因 國諡諱嫌改後名父駙馬東平尉載崙祖領議政翼憲公太和自翼憲以上上文翼公光弼五世而出一相名爵閥閱冠冕本朝烒淑靜公主即 孝宗大王第四女也翼憲輔相 孝宗際會密勿嘗有問其生男女如賈君文事者姬車降而莞寢設其祥可知也而顧生生六歲而失所恃 仁宣太妃愈益憐之時時命抱入禁中撫視甚至十六娶驪州李氏洗馬萬徵女未有子十八病羸勞至其冬逾劇以庚申十二月初五日不起吁

矣哉此豈命也耶始余一二覵生於其第氣淸骨細
被服寒素無一點綺紈態可知其爲法家子弟也東
平公又嘗請生字於余余字之曰永思蓋取永言孝
思之義且欲生思貽父母令名盍勉爲善而已不料
生之遽短折不淑令東平公嗷嗷然哭其壯子以長
抱望思之憾也噫此果命也耶東平公出繼仲父左
議政致和議政公墓在廣州省達里公士之葬實居
其右岡而生又葬於上墓之右東平公書其墓石曰
忠義衛鄭某之墓蓋文翼之考翼惠公蘭宗嘗業佐
理功其後皆爲勳衛云

贈領議政江華府使鄭公墓表

東萊鄭文翼公光弼有四丈夫子其季曰福謙字敬仲始以任子授水庫別提歷仕內外有聲止官江華府使生于皇明弘治辛酉卒以嘉靖壬子四月得年五十二配李氏　國姓永崇殿叅奉壽永之女先公八年而殁俱葬于廣州省達里負亥之原從先兆也公早歲受過庭之訓能恭謹篤學以孝友自著而文翼嘗爲金安老所螫晩遺竄斥子孫禁錮公亦因而自廢及奸兇就誅法網初解而公一了惟吉適大慰庭對即世所稱林塘相也於是公謂人曰小子今擢科

甲蒙被　主渥吾若復從博士業求榮進非知足者
也遂終身不復應舉見林塘公日致隆貴則常戒之
曰滿則招損理之常也爾毋以顯揚自多噫滿常溢
不滿常滿彼江河滔滔日夜下捨而海受之而不加
多焉者豈非不自滿之效耶林塘既相林塘之子水
竹公昌衍復繼相水竹之孫若翼惠公太和若左相
致和若今領樞知和諸從伯仲之間又復有三相者
出圭組蟬聯赫舃累朝而人猶指而豔之曰是赤艾
也者斯亦豈非戒盈守謙得天人之與而然耶世皆
識文翼嘗救己卯士禍爲盛德而不知公之能自勉

躬而纛後者又如此噫其可貴也公墓石書其面曰
贈贊成盖林塘未相時所刻也及其爲相亦 贈公
領議政今因舊石盖書公生卒官葬于其背若其先
系子姓具載於世牒者不盡書

碑銘

全南道高山縣大芚山安心寺事蹟碑銘

有浮屠處能師者自湖南來訪余京師且以主安心
寺者明能之言爲請曰能也少居于高山之安心寺
寺刱建既久又頗有故蹟可紀今且具石以待如得
子一言以叙幸孰大焉余辭而不獲遂留師而詢其

說師言高山介乎忠全兩道之界多峻嶺複峽崔崒之險故其邑之所由名也以此邑有屬縣曰雲梯雲梯之東有山曰大芚大芚有寺曰安心嘗考之地志志曰大芚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兜率山在縣北三十五里安心寺在兜率云苟以志爲信則是大芚兜率各 山也然而今所稱雲梯之山[illegible]只大芚而已而寺實在焉而寺上有一古庵有石刻而書曰兜率山淑貞庵由此觀之是山一也而盖有二名焉撰志者不加察焉而遂分而二之則其陋而不足徵也如是世傳昔有高僧祖球始建是寺而球不知其何代人

或以爲出於羅麗之間雖未必其然而盖亦已久
至我　惠莊王刵嘗手書降旨凡寺之役于官者悉
命蠲之令其書尙存云余又詢之師曰寺舊亦有碑
以記之否乎師曰否未有也而人人之傳之也如此
余曰自祖球至于今不知其幾千百載盖不待乎碑
而人人之傳之也如此遂能傳乎千百載之久焉今
雖不爲碑人人之傳之又如前之所以傳也則雖更
歷數千萬歲猶可以傳之也又奚以碑爲乎且人之
所以知是寺之古而最盛於兩湖者以祖球之爲之
始也使今爲之文人之以是碑爲能紀乎古者亦以

業祖球之事也然則是非球有待乎文而是文也盖將以球而始傳者也師曰子之言然矣然傳之於口者易訛載之於書者不刋前之傳也雖幸而無失而後之愈傳而無失斯又理之所未可必者也况也志之誤亦不可不正而示之于後願子卒有書也今日諾師自號白谷少嘗獲謁于東淮先生之門頗經先生指授以遍內典諸子史家言名余故與相善銘曰球也寺乎能也球乎今之世已莫知球之爲何氏則後于今其又孰知能之爲誰乎雖不知球與能之果爲誰乎而然而使後人知其寺之始於球碑之始於

能者其不在乎茲三尺之銘辭乎

翠微禪師守初浮圖碑銘

維歲徒維涒灘林鐘之月東上大比丘有號翠微師名守初者示寂于北關仲州五峯之三藏寺越七日乃闍維于寺之東麓六郡緇徒頂禮手呪至三七日遂得金光舍利二粒分建浮圖一藏于湖南昇平之曹溪一藏于鶴城之雪峰釋王俱師振錫說法之地也師之高足弟幹雪峰之事者海蘭因黃龍演師持南釋性聰所著狀求爲銘師俗姓成其法師則碧巖性長老而奘蓉觀師之三世法孫也故有盛名於當

世余昔與師嘗一遇於洛師師誠志高戒嚴且於禪
寂之外兼通內外典其所爲歌詩應跡之語者一一
皆從念佛三昧中流出讀之怳然若坐我曼陀優鉢
羅間也今於蘭與演之請余有不可辭者遂爲之銘
詩詩曰

浮屠有法擅智巧修頓聲緣同一覺風幡栢樹總語
筌明鏡菩提亦詩教西山大乘臨濟宗一枕淸虛韻
高妙惟師發願稱般若早將明心剖慧竅遺偈碧嵒
迴芙蓉詩賽江右接靈皎散落曼陀空外滿拂拭摩
尼掌中照晩出咸闢類流沙西指香山卽雪嶠臘淮

羲卦一爲多壽重箕疇二復少仲州文坐稱娑羅一罷潮音收法曜緇素日夜紛禱祝祝得舍利大圓耀兩地分身藏一粒一粒爲大千界小群徒傳印留千偈千偈雖繁一心要我俾優婆鐫頑石頌師無量示無徵

虛谷法師碑銘

師名懶白字應玄號虛谷姓李氏世居楊州上溪村或云宗室月山之裔方在娠其母自厭葷血已乳猶啜蔬否則兒常孤呱不受甫七歲出家十三落髮受具入金剛謁東山又復禮足於春坡彥師嘗閱華嚴

得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等語遂遍訪名衲於四方澄悟無礙仍住錫彌智山以晦其跡彦師者臨濟之宗派太古普愚之世適而師又密傳彦師囑付之旨及彦之入寂也師還金剛守師舊跡者二十餘年繼唱眞乘制行益高一日講傳燈至達磨狀忽心動涕下未幾感疾沐浴端坐而逝卽辛酉臘月十四日也壽七十四臘六十二茶毗之夜祥光燭天山外百里照耀如晝緇徒設壇立禱三日有舍利三枚琤然投鉢中如戞玉聲噫有道常以傳道爲貴然鮮不得其眞傳者雖以儒道言之亦然而若師之生而有異質

沒而有異徵雖謂之能得其道可矣遂爲銘曰
臨濟之嫡　霞霧石屋　傳之太古　以至虛谷　西極之西
東海之東　以心傳心　至道其同　有擒浮屠　祥光茀然
欲知師跡　視此銘旃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 終